

萬 有 文 庫

第 一 集 一 千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韓 昌 黎 集

(四)

韓 愈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韓昌黎集

(四)

韓愈著

國學基本叢書

韓昌黎集

卷十三

雜著

子產不毀鄉校

左傳：鄉人遊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為？夫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何毀之？然明曰：若果行此，

鄭國實賴之。仲尼聞之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我思古人伊鄭之僑

國僑字子產。鄭大夫穆公之孫。子國之子。僑音喬。

以禮相國

○相去聲。下同。人未安其教。安或作知。云此以教叶僑。

遊于鄉之校。衆口訾訾

許堯反。或謂子產毀鄉校則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豈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

不善吾避。維善維否

易：否臧凶。我於此視川不可防。言不可弭。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子產不毀鄉校。曰：我

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下塞上聾。文六年。穀梁云：上塞則邦其傾矣。既鄉校不毀而鄭

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國語：厲王虐國人。謗王怒。得成敗之迹。昭哉可觀。哉。然或

國以理。在周之興。養老乞言。及其已衰。謗者使監。衛巫使監。謗者。○監古衫反。成敗之迹。昭哉可觀。哉。然或

維是子產。執政之式。維其不遇。化止一國。誠率是道。相天下君。交暢旁達。施及無垠。君或作者。交暢旁達。非是

達或作通。於虜。四海所以不理。有君無臣。誰其嗣之。我思古人。理下或有者字。

釋言

此元和二年春作宰相。鄭綱翰林學士李吉甫中書舍人裴垍也。國語云：驪姬使奄楚以環釋言。注云：以言自解釋也。退之作釋言取此。

元和元年六月十日。或無十日愈自江陵法曹詔拜國子博士始進見今相國鄭公。公賜之坐。或無下且曰

吾見子某詩。吾時在翰林職親而地禁不敢相聞。今爲我寫子詩書爲一通以來。我下或有盡字而無爲

而或有盡字愈再拜謝。退錄詩書若干篇。擇日時以獻。若干或作著于獻下或有之字。○今按著于篇雖古

一或作二爲奇。於後之數月有來謂愈者曰。子獻相國詩書乎。曰然。曰有爲讒於相國之座者曰。或無韓愈曰。相國

徵余文。余不敢匿。相國豈知我哉。子其慎之。或無愈應之曰。愈爲御史得罪。德宗朝同遷于南者凡三人。

三人謂公及張獨愈爲先收用。相國之賜大矣。百官之進見相國者。或立語以退。而愈辱賜坐語。相國之

禮過矣。以或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欲以其業。微相國左右者多矣。皆憚而莫之敢。獨愈辱先索。相

國之知至矣。賜之大。禮之過。知之至。是三者於敵以下受之宜。以何報。况在天子之宰乎。敵以或作敵已

則有讎注敵體也今人多用敵已字者。非宰下或有相字。人莫不自知。凡適於用之謂才。堪其事之謂力。愈於二者。雖日勉焉而不近。

束帶執笏立。士大夫之行。不見斥以不肖幸矣。其何敢敖於言乎。或無夫敖雖凶德。必有恃而敢行。愈之

族親鮮少。無扳聯之勢於今。音扳不善交人。無相先相死之友於朝。禮記儒有爵位無宿資蓄貨以釣聲

勢。宿資蓄貨或弱於才而腐於力。不能奔走乘機。抵巇以要權利。○巇許宜夫何恃而敖。若夫狂惑喪心

之人。蹈河而入火。妄言而罵詈者。則有之矣。而愈人知其無是疾也。雖有讒者百人。相國將不信之矣。愈

何懼而慎歟。相國或作宰既累月。又有來謂愈曰。有讒子於翰林舍人李公與裴公者。子其慎歟。愈曰。二

相國或作宰既累月。又有來謂愈曰。有讒子於翰林舍人李公與裴公者。子其慎歟。愈曰。二

公者吾君朝夕訪焉。以爲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或作理居則與天子爲心膂。出則與天子爲股肱。四海

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其孰不願忠而望賜。能字非是愈也不狂不愚。不蹈河而入火。病風而妄罵。不當

有如讒者之說也。雖有讒者百人。二公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旣以語應客。夜歸私自尤曰。咄。咄字見晉殷浩

語當沒切市有虎。而曾參殺人。讒者之效也。市有虎見職國策。龐蔥語。曾參殺人見史記甘茂語。詩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

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小雅卷伯詩傷於讒疾而甚之之辭也。又曰。亂之初生。僭始旣涵。亂之又生。君子

信讒。小雅巧言詩注云云始疑而終信之之謂也。孔子曰。遠佞人。夫佞人不能遠。則有時而信之矣。今我恃直而不

戒。禍其至哉。徐又自解之曰。市有虎。聽者庸也。曾參殺人。以愛惑聰也。巷伯之傷。亂世是逢也。聽或作聽非是亂世

一作世亂今三賢方與天子謀所以施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聽聰而視明。公正而敦大。夫聰明則聽視不

惑。聽視或作視聽公正則不邇讒邪。敦大則有以容而思。彼讒人者。孰敢進而爲讒哉。進而或作而進雖進而爲之。亦莫

之聽矣。我何懼而慎。或無而慎字旣累月。上命李公相。客謂愈曰。子前被言於一相。今李公又相。子其危哉。或無

字。愈曰。前之謗我於宰相者。翰林不知也。後之謗我於翰林者。宰相不知也。今二公合處。而會言若及愈。

必曰。韓愈亦人耳。彼敖宰相。又敖翰林。其將何求。必不然。吾乃今知免矣。旣而讒言果不行。宰相或皆作相國乃今或

作今乃又無矣字。旣下或無而字。

愛直贈李君房別張南陽公張建封也。時爲徐帥。公佐其幕。李君房張壻也。貞元六年進士。公此文十五年。在徐房。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欲其身之不正，烏可得邪？烏或吾觀李生在南陽公之側，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爲

之思，有所不疑，疑之未嘗不爲之言，勇不動于氣，義不陳乎色。乎或南陽公舉措施爲不失其宜。公下或

天下之所窺觀，稱道洋洋者，抑亦左右前後有其人乎？有其或凡在此趨公之庭，此下疑當有而字議公

之事者，吾既從而遊矣，言而公信之者，謀而公從之者，四方之人，則既聞而知之矣。李生，南陽公之甥也。

人不知者，將曰：李生之託婚於貴富之家，將以充其所求而止耳。故吾樂爲天下道其爲人焉。今之從事

於彼也，吾爲南陽公愛之。爲南上或又未知人之舉李生於彼者何辭？又或彼之所以待李生者何道？舉

不失辭，待不失道，雖失之，此足愛惜，而得之，彼爲歡忻。於李生道猶若也。舉之不以吾所稱，待之不以吾

所期，李生之言不可出諸其口矣。吾重爲天下惜之。惜或

張中丞傳後敘歐陽文忠跋張中丞傳後云：張巡許遠之事壯矣，乘筆之士皆喜稱述，然以翰所

其大小數百戰，智謀材力亦有過人，可以示後者，史家皆滅而不著，甚可惜也。翰之所書誠爲

太繁，然廣紀備言以俟史官之採也。文忠所云唐書列傳者，謂舊傳若新傳，則采翰及公所書

并舊傳爲之矣。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張籍字文昌，得李翰所爲張巡傳，巡上或無張字，

翰以文章自名，爲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爲許遠立傳。遠，杭州鹽官人，敬宗曾孫，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

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開上或疑當有然字。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

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唯陽食盡。巡出愛妾。遠亦殺其奴以食士。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蚍蜉音毗浮。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以國亡主滅。賊將令狐潮聞玄宗已幸蜀。以書招巡。有大將六人白巡。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語或校作悟。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邪。其徒上或有而字。或又疑而字。當在死字之下。邪上或無之字。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詬或作語。非是。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臧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或無之字。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創平聲。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溫公曰。唐人皆以全江淮爲巡遠之功。按唯陽雖當江淮之路。城既被圍。若取江淮繞出其外。唯陽豈能障之哉。蓋巡善用兵。賊畏巡爲後患。不滅巡。則不敢越過其南耳。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之字。非是。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所拒。擅彊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攻或作功。非是。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府或作州。

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時詔贈巡揚州大都督遠荆州大都督皆立廟睢陽歲時致祭號雙廟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

於賀蘭也。或無之字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彊留之具食

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懷上或無霽雲字非是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

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

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輒半箭或作箭曰吾歸破賊歸或作師非是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

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

或無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欲將或疑符一字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

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其及巡或作嘗及籍大曆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

年六十餘矣或無下嵩字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嘗字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尙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

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為久讀此久或作又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徧終

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為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

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巡開元二十四

年進士劉夢得嘉話載其謝加金吾表有云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激勵將士賦詩有云襄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陣又夜聞笛聲詩云營開星月近戰苦陣雲深觀此則巡之文見矣

起或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或無戶字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

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或起或泣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爲兄死時年四十九呼巡或作呼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所殺嵩無子張籍云嵩將上或有而字爲下或有其字皆非是

河中府連理木頌開元九年正月丙辰改蒲州爲河中府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草木則木連理公作此頌時年二十四猶未第也

司空咸寧王渾瑊尹蒲之七年木連理生于河之東邑野夫來告且曰吾不知古殆氣之交暢也殆或非是

維吾王之德交暢者有五是其應乎或無五字非是訓戎奮威蕩戮凶回舉政宣和人則寧嘉入踐台階庶尹克

司來帥熊羆四方作儀閔仁繆寡不寧燕息仁或非是人樂王德祝年萬億府有羣吏王有從事異體同心

異體或作上下非是體或作事歸民于理天子是嘉俾錫勞王去聲王拜稽首天子之光庶德昭融神斯降祥殊本連理

之柯同榮異壟之禾方云三館本湖水之柯皆作枝柯仍與下文同榮爲一句今本木作禾由枝字訛也

禾也蓋追爲前日之預言而汎舉其類耳司馬相如所謂雙觥共抵之獸其句法亦類此如方所定則理乖語贅句分而韻不協失之遠矣吾侯之產茲土也久矣或無之字

字疑當今欲明于大君欲或將紀于策書王抑余也治金伐石垂耀無極王余抑也王余抑也或作余抑王

也方从三本定此○今按抑余余抑蓋互文以叶韻耳作舊肆姁媮下音俞不知所如願託頌詞長言之

于康衢頌曰

木何為兮此祥。洵厥美兮在吾王。詢或作詢。非是。願封植兮永固。俾斯人兮不忘。斯或作其。人或作民。

汴州東西水門記 并序 ○公時佐董晉在汴州作。陳后山云。退之作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以后山語觀公諸記。信然。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或無隴西二字。非是。董晉本仲舒之裔。自廣川徙隴西故云。越三月辛巳朔。水門成。三

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軍司馬賓佐僚屬將校熊熊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士女蘇會闐郭

溢郭。既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

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為城。距或作拒。其不合者。誕寘聯鎖于河。作弗合。宵浮晝湛。舟不潛通。沈或作

方作舟用。方並從石本。○今按上下文意。蓋言置鎖雖足以禁舟之潛通。然未免虧疏宣洩之患。故須作水門耳。諸本作舟。不潛通者是也。今上文既言置鎖。而下文乃云舟用潛通。則是鎖為虛設。而其下句亦

不應著然字矣。若以為為誤。則石本乃當時所刻。不應有誤。然亦安知非其書者之誤。刻者之誤。然其襟抱况或非所親見。則又安知非傳者之誤耶。其說之未盡者。又見於溪堂盤谷等篇。覽者詳之。然其襟抱

虧疏。風氣宣洩。邑居弗寧。詛言屢騰。歷載已來。就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鬪

童噉噉。音叫。劫衆阻兵。懷懷栗栗。若墜若覆。時維隴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拯其危。極或作持。

遂去其疵。弗肅弗厲。薰為大和。神應祥福。五穀穰熟。既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咨。司馬是謀。諸本及石

二句。方從閣本刪去。云。閣本蓋公晚日所定。當從之。○今詳此二語。疑後人惡監軍二字而刪之耳。方氏直謂閣本為公晚年所定。不知何據。而云然。以今觀之。其舛誤為最多。疑為初出未校之本。前已辨之。詳矣。大抵館閣藏書。不過取之民間。而諸儒略以官課校之耳。豈能一一精善。過於私本。世俗但見其為官

本。便尊信之。而不復問其文理之如何。已為可笑。今此乃復造為改定之說。以銷衆口。則又可笑之甚也。

乃作水門。為邦之郭。以固風氣。以閉寇偷。開或作扞。黃流渾渾。胡本飛閣渠渠。因而飾之。匪為觀遊。天子之武

維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文。維隴西公是宣。文方从石閣蜀木作醇。○今按此記方氏多从石本。石河之云。云。源于崑崙。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尙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燕喜亭記。燕或作宴。此記多从石本。王弘中名仲舒。自吏部員外郎貶連州司戶參軍。亭在連州。公爲陽山令時作。陽山連之屬邑云。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游。佛下或有之字。慧下或有者字。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丘荒之間。上

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燔榴鬻。榴或作焚。詩其榴其鬻。注曰木立死曰

却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音蝦。窪者爲池。音蛙。而缺者爲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

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避或作禦。寒上或有禦字。或作立屋以避風雨。既除寒暑。既去或作以禦風雨。以除

寒暑。今从石本云。左傳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避燥濕寒暑。既成。愈請名之。其丘曰峽德之丘。蔽於古而顯於今。有峽之道也。或有名

或有德字。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

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

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名或作言者頌。从石閣。杭

按頌字。疑衍文。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石閣。杭本如此。或無老字。而或作州民之老。或作州之老。民非是。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

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名下或有於字。其側石

作宜。皆非是。直音直當也。史記樛里子墓。正直其北。匈奴傳。諸將居東方直上谷。或讀如字。地藏。石本無地字。其人。石本無其字。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部下或有侍

皆非。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入商洛。田下或有山字。涉浙湍。今鄧州有浙江縣。以浙水得名。○今按浙音錫。其縣是。漢書所謂析酈者也。湍亦水名。在鄧州。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荆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榔嶺嶺。蟻狢所家。○狢或作嶺。或作嶺。

魚龍所宮。極幽遐。瑰詭之觀。或作瑰。宜其於山水。飫聞而狀見也。也或作之。石本無也字。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智者

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石本無而字。

徐泗豪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豪。諸本作濠。石或作壁。地理志濠初作豪。元和三年改為濠。據退之作記時尚為豪。作濠誤矣。通典以為州名。字本作濠。○今按。顏魯公千祿字模及唐韻亦皆作豪。而元和郡國志云濠字中間誤去水。元和三年字又加水。皆與地理志合。但通典偶脫中間去水一節耳。此濠字當作豪。○此記當在貞元十五年作。

書記之任亦難矣。元戎整齊三軍之士。士或作專。或作總。統理所部之毗。以鎮守邦國。守或作定。贊天子施教化。而又

外與賓客四鄰交。其朝覲聘問慰薦祭祀祈祝之文。祈或作所。與所部之政。三軍之號令升黜。凡文辭之事。皆

出書記。非閎辨通敏兼人之才。閎或作宏。莫宜居之。然皆元戎自辟。然後命於天子。後或作后。苟其帥之不文。則其

所辟或不當。亦其理宜也。南陽公自御史大夫豪壽廬三州觀察使授節移鎮徐州。貞元四年十一月置。徐泗豪三州節度使。

徒建封為之。歷十一年。而掌書記者三人。者下或有凡字。其一人曰高陽許孟容。入仕于王朝。今為尚書禮部郎中。其

一人曰京兆杜兼。今為尚書禮部員外郎觀察判官。其一人隴西李博。隴上或有曰字。自前鄉貢進士授祕書省

校書郎方為之。孟容以文詞知名。兼建中初進士。家聚書至萬卷。博公同。南陽公文章稱天下。其所辟實

年進士。贈李君房別云。李生在南陽公之側。或云恐是博。

校書郎方為之。

所謂閎辨通敏兼人之才者也。後之人苟未知南陽公之文章，人有字，或吾請觀於三君子，苟未知三君

子之文章，吾請觀於南陽公可知矣。蔚乎其相章，或作扶，或作華，炳乎其相輝，志同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也。

泳或作伏，或無也字。愈樂是賓主之相得也。故請刻石以記之，而陷置于壁間，俾來者得以覽觀焉。記下或無之字，來上或無俾字。

畫記 蘇內翰嘗曰：世有妄庸者，作歐陽永叔語云：吾不能為退之畫記，此大妄也。

雜古今人物小畫，其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兵下或無立字。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下或有而字。

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

驅者三人，執羈勒立者二人，音的，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下

或無而字，驅牧或作騎，或無而字，驅牧或作騎。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

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或無方字，坐而脫足者一人，方坐或上方涉二字，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

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具或作且，十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二或作三，驢驅者

四人，一人杖而負者，頁下或無者字，○今按疑在負者之下。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婦人或作婦，而無以字，載而上下者三

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為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事下或有主字，為或作焉，屬上句非是。馬大

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又有上者下者，梳本作亦有馬之下者焉，蜀本同，但又作亦，闕本作亦，有馬焉，○今按此句三本皆無理，唯別本作又有上者下者而無焉字。

乃與上下文意相屬，今从之。行者牽者，牽或作奔，或併無四字，○今按奔謂牽而行，涉者陸者，此承涉者則陸為方出，後有走者則奔者為重覆當存牽而去奔。

水也。不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或無人立者。三字非是。齧者。○齧音顛。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樹

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喜下或怒相踈齧者。○齧音臬。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

十有七。為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為或作焉。屬牛大小十一頭。十下或囊駝三頭。囊或作駝。下

賦注。囊駝者。言其可負。囊而駝物。故以名。驢如囊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

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楯音盾。餅孟登笠筐筥錡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

一。皆曲極其妙。閣。杭本用下有投壺二字。而無器字。非是。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有字。始得此

畫。而與余彈碁。沈存中云。彈碁有譜一卷。其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孟。其巔為小壺。四角微隱起。李商隱

彈一發過半局。今譜中有此法。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為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葦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

不願易也。工下或皆無人字。或作叢。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

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感上或有感然四字。或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摸也。摸上或有手之所摹也。或

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國一作故。絕人事而摸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閑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

為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來上或有日字。為上方無始字。今雖遇之力不能為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

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藍田縣丞廳壁記 崔立之貞元四年進士。公嘗寄其詩曰。連年收科第。如摘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偏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鴈驚行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鴈或作鳧曰丞涉筆

占位署惟謹涉或作濡目吏問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或丞字諺數

慢必曰丞至以相訾警丞之設豈端使然哉諺或作劾或作該方从文苑云謂諺語之所舉計者以丞爲

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滄或作澄大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

屈口人杭本無再進二字文苑無下再字而屈下一字皆作千字又多作于字方云斯立貞元四年進士

元九年僅三十二人而已作千人恐非是或疑于當作其如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

云屈其坐人也然無所據姑放穆天子傳闕其處以俟知者

爲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噤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

枿去牙角音夔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爲之喟下或皆有然字負余上方有喜字云喜音許吏切黃霸傳少

爲文丞言猶文具也○今按文丞不成文理方說之辭類如此丞廳故有記壞漏汚不可讀按丞字或爲衍文斯立易桷與瓦墁治壁悉書前任

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從木說文水漣漣循除鳴斯立痛掃溉對樹二松

日哦其間日下或有吟字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記

新修滕王閣記滕王閣在洪州公自袁州作此記凡五百五字首尾敘其不一到爲歎而終之曰

不盡之意歐陽永叔爲襄守史中輝記峴山亭尹師魯爲襄守燕公賦蓋敘事之外所以寄晉

李然明記照水堂蘇子瞻爲眉守黎希聲記遠景樓四者其辭雖異而大意略同豈作文之法

當如是耶抑亦祖公此意而爲之也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美則或作嘗臨而滕王閣獨爲第一滕王名元嬰高祖之子永徽中爲洪州都督作此閣有瑰偉絕特

之稱特閣本作時非是及得三王所爲序賦記等注或云王勃作游閣序王緒作賦今中丞王公爲從事日作修閣記或並無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

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于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陽或無事字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

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袁於南昌爲屬邑於上或無袁字私喜幸

自語以爲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諸本皆同方獨从文

苑無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其處十二字而償作賞下又增適字○今按敘事當如諸本乃有曲折而其先公後私不以遊覽雜乎受命之重尤得事大府之體與聘禮既受饗餼然後請觀乃從下門而入意亦相似如方所定則皆失之而竊寄目賞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大原王公爲御史中丞觀察江南

西道太原王公即仲舒也舊史元和十五年六月戊寅以中書舍人王仲舒爲洪州刺史御史中丞元江西觀察使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

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行上文苑有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生方从文苑亦非是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間日或作月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

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己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

或無矣字其歲九月人吏浹和音接公與監軍使燕于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與夫聲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

修且壞前公爲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爲文實書在壁理或作治所今三十年而公來爲邦伯適及期

月公又來燕于此。公烏得無情哉。烏或作胡。杭苑作乎。○今按作乎語意輕脫不類公文亦非寮屬所得。施於其長者蓋本作烏自烏而胡又自胡而訛耳。大抵此篇文苑多誤。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蓋瓦級輒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前漢秦漫漶而不可知。注漫漶不分別貌。○漫莫幹切。漶胡館反。又乎貫反。破或作故。鮮或作圭。說見祭淵君夫人文。○今按瓦甑聖物。破缺乃不可用。而故則無甚害也。且修屋而盡易其故。則是初作而非修之謂矣。作故非是。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工既訖功。公以衆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爲我記之。而下或有賞馬字。愈既非是。以未得造觀爲歎。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尙能爲公賦之。元和十五年十月某日。袁州刺史韓愈記。某或作五。

科斗書後記 元和十一年六月四日作。

愈叔父名雲卿。仕終禮部侍郎。當大曆世。文辭獨行中朝。天下之欲銘述其先人功行。取信來世者。咸歸韓氏。上元特進試鴻臚卿兼御史中丞。田神功平劉展于淮西。雲卿爲平淮碑。又爲丞相贈太子太師崔圓廟碑銘。二碑並載姚鉉文粹。李太白武昌宰韓君去思碑云。雲卿文章冠世。皇甫持正公神道碑云。先叔父雲卿當肅代朝。獨爲文章。官李習之誌其妻母墓曰。禮部君好立義節。有大功於昭。於時李監陽冰獨能篆書。隴其文章出于時。而官不甚高。習之妻雲卿孫女也。觀此則公所云蓋可見矣。於時李監陽冰獨能篆書。而同姓叔父擇木善八分。擇木代宗時官禮部尚書。杜子美李潮八分歌云。尙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鄰。開禮云。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公於不問可知其人不如是者。不稱三服。故三家傳子弟往來貞元中。愈事董擇木已無服矣。故以同姓言之。不問可知其人不如是者。不稱三服。故三家傳子弟往來貞元中。愈事董丞相幕府於汴州。董丞相晉貞識開封令服之者。陽冰子。作履之。授余以其家科斗孝經漢衛宏官書。官新唐志作字書。考之杜林傳及陳蕃傳。兩部合一卷。愈寶蓄之而不暇學。後來京師爲四門博士。識歸公注。非也。衛宏字子敬。光武時爲議郎。

歸登字 歸公好古書能通之愈曰古書得其據依蓋可講或無其字據依或作因進其所有書屬歸氏元
 和來愈亟不獲讓嗣為銘文薦道功德思凡為文辭宜略識字或無道字識因從歸公乞觀二部書得之
 留月餘張籍令進士賀拔恕寫以留愈或無愈字蓋得其十四五而歸其書歸氏十一年六月四日右庶子韓
 愈記

卷十四

雜著 書

鄆州谿堂詩

井序○鄆音運秦為薛郡漢為東平國春秋齊人來歸鄆此篇多从石本退之文有

厚銘縣北劉村路應碑州麻田氏先廟碑鄆州祭陽索河上鄭僧衢州徐偃王碑華州蒲城
 胡珣碑西京北邙樞德輿碑廣州南海神廟碑柳州羅池碑潭州湘陰黃陵碑徐州節度掌書
 記廳石記其間異同皆以石本為正長安薛氏有皇甫湜手帖云鄆塘特高古風敢樹降旗而
 作者之下何人能及矣崔侍御前日稱歎終席滿座不覺繼燭我唐有國退之文宗一人不任
 欽慰之極混上侍郎宗伯鄆塘正謂此鄆州谿
 堂也公時為兵部侍郎曰宗伯者文章宗伯也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元和十四年二月平盧都知兵馬使劉悟殺其節度使李師道以降

道以鄆曹濮為一道淄青齊登萊為一道青淄十二州皆平命戶部侍郎楊於陵為淄青宣慰使分其地為三

濮節度觀察等使鎮其地沂海兗密等州都團練觀察使青齊登萊等州觀察使以王遂為沂州刺史既一

年。褒其軍號曰天平軍。舊史穆宗紀云十五年六月。鄆曹濮等州節度賜號天平軍。從馬搃奏也。上即位之二年。召公入。且將用之。長慶元年三月。盧龍

軍節度使劉總。上幽鎮地。詔以其人之安公也。復歸之鎮。安下或有於字。此句或上之三年。穆宗以元和

即位。其曰上即位之二年。則長慶二年也。公為政於鄆曹濮也。適四年矣。治成制定。衆志大固。惡絕於心。仁形於

色。罇心一力。以供國家之職。罇心一力。或作竭心。力。罇或作竭。一。或于時沂密始分而殘其帥。元和十四

王奔殺其觀察使。其後幽鎮魏不悅於政。相扇繼變。朱克融囚其節度使張弘靖。以反。鎮謂其月成德軍

大將王廷湊。殺其節度使田弘正。以反。魏請二年。復歸於舊。徐亦乘勢逐帥自置。謂二年武寧軍節度使

魏博節度使田布。自殺。兵馬使史憲誠。自稱留後。復歸於舊。徐亦乘勢逐帥自置。謂二年武寧軍節度使

崔暉也。置或作署。同於三方。惟鄆也。截然中居。四鄰望之。閣杭蜀及諸本皆有四鄰望之一句。方从石本

其無之。則下文所謂恃以無恐者。為誰恃之邪。大凡為人作文。而身在遠。無由親摹刻。既有脫誤。又

以毀之。重勞。遂不能改。若此者。蓋親見之。亦非獨古為然也。方氏最信閣杭對本。雖有謬誤。往往曲從。今

此三本。幸皆不誤。而反為若防之制水。恃以無恐。然而皆曰鄆為虜巢。且六十年。永泰元年七月。以平盧

石本。脫句所奪。甚可笑也。若防之制水。恃以無恐。然而皆曰鄆為虜巢。且六十年。永泰元年七月。以平盧

節度使傅子納。納子師道。至將彊卒武。曹濮於鄆州大而近。曹濮於鄆自為一句。軍所根柢皆驕以易怨

元和十四年。敗凡五十五年。將彊卒武。曹濮於鄆州大而近。曹濮於鄆自為一句。軍所根柢皆驕以易怨

而公承死亡之後。掇拾之餘。剝膚椎髓。公私掃地。赤立新舊。不相保持。萬目睽睽。持或公於此時能安以

治之。其功為大。若幽鎮魏徐之亂。不扇而變。此功反小。何也。公之始至。衆未孰化。以武則忿。以憾。或無以

而憾。以恩則橫而肆。一以為赤子。一以為龍蛇。儼心罷精。○儼音繡。罷音切。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教之行

衆皆戴公為親父母。夫叛父母。從仇讎。非人之情。故曰易也。下或有字。於是天子以公為尚書右僕射。封扶風

縣開國伯以褒嘉之。或無公及封字。縣或作郡。公亦樂衆之和。知人之悅。而侈上之賜也。於是爲堂於其居之西北隅。

號曰谿堂。以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既饗。其從事陳曾謂其衆言。公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乎。此邦之人。

疊公之化。一本作繁。惟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下順。遂濟登茲。不亦休乎。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

雖然。斯堂之作。意其有謂。而暗無詩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無而字。乃使來請其詩曰。

帝奠九壘。九壘九州也。壘與廛同。有葉有年。有荒不條。不或作有。河岱之間。及我憲考。一敷正之。收或作牧。視邦選侯。以公來

尸。公來尸之人。始末信。公不飲食。以訓以徇。孰饑無食。孰呻孰歎。孰冤不問。不得分願。孰爲邦蠹。或作蟬音義同。

節根之螟。羊很狼貪。以口覆城。吹之煦之。音煦。摩手拊之。箴之石之。箴或作針。膊而磔之。膊音粕。磔音格切。凡公四封。

既富以彊。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師征。師石本作帥。今按平淮西碑云。屢興師征。作師爲是。石本或誤。未可知也。不寧守邦。公作谿堂。播

播流水。淺有蒲蓮。深有蒹葦。公以賓燕。其鼓駭駭。此詩十一章。以令叶強。以駭叶水。皆古音也。令有平聲。一讀公獨孤。郁墓志亦見淮南子。勿驚勿駭。萬物將自

理。勿撓勿攪。萬物將自清。駭古音自與理叶也。周官注。疾雷擊鼓曰駭。西京賦所謂駭雷鼓是也。○今按古音之說甚善。吳才老補音補韻二書其說甚詳。駭水叶韻如管子宮如牛鳴。盎中微如負豕。覺而駭。亦

一證也。沙隨程可久曰。吳說雖多。其例不過四聲互用。切響通用。公燕谿堂。賓校醉飽。流有跳魚。岸有集

二條而已。此說得之。如通其說。則古書雖不盡見。今可以例推也。公燕谿堂。賓校醉飽。流有跳魚。岸有集

鳥。既歌以舞。其鼓考考。公在谿堂。公御琴瑟。公暨賓贊。稽經詠律。音嫩。施用不差。音試。人用不屈。谿有蕢

蕢。○蕢。毗賓切。萍也。根浮水而生者。蕢與蕝同音。孤。有龜有魚。公在中流。右詩左書。無我斲遺。音亦。此邦是麻。

貓相乳。蜀本乳下有說字。○司徒北平王馬燧也。燧字洵美。是說先儒或爲幾乎。詔然反復終篇。則皆北平王之德。感應召致。不爲詔矣。

司徒北平王家。貓有生子同日者。其一死焉。或作其一母死。有二子飲於死母。母且死。其鳴啾啾。伊音。其一

方乳其子。若聞之起而若聽之。走而若救之。走下或無而字。銜其一置于其棲。又往如之。反而乳之。若其子然。噫

亦異之大者也。或無也字。夫貓人畜也。非性於仁義者也。闍杭無仁字非是。其感於所畜者乎哉。北平王牧人以康。伐

罪以平。伐或作非是。理陰陽以得其宜。國事既畢。家道乃行。父父子子。兄弟雍雍。如也。愉愉如也。視外猶

視中。一家猶一人。夫如是。其所感應召致。其亦可知矣。易曰。信及豚魚。非此類也。夫。非此或作亦其非是。愈時獲幸

於北平王。客有問王之德者。愈以是對。客曰。夫祿位貴富。人之所大欲也。得之之難。未若持之之難也。得

之於功。或失於德。得之於身。或失於子孫。二失字下或並有之字。今夫功德如是。祥祉如是。其善持之也。可知已。既

已。或無此二字。因斂之爲貓相乳說云。下或有爾字非是。

進士策問十三首。非一歲所作。編者集之耳。

問書稱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以至于庶人。龜筮考其從違。以審吉凶。蜀本作凶吉。○今按經傳凡言吉凶者多先吉

而後凶。惟協韻諧聲。則或倒用。而近世好奇之士。不問可否。一倒用。則失之矣。此類當徐讀。而從其聲之諧者。不能悉論也。則是聖人之舉事。與爲無不與人共之者

也。於易則又曰。君不密則失身。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而春秋亦有譏漏言之詞。春秋文公六年晉殺其大

夫陽處父。公羊傳。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何休注。此引易幾事不密爲證。如是。則又似不與人共之。而獨運者也。下或有字。書與易春秋經也。聖

人於是乎盡其心焉耳矣。今其文相戾悖如此。欲人之無疑。不可得已。是二說者。其信有是非乎。抑所指

各殊而學者不之能察也。老蘇曰：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曰經者，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曰權者，民不可也。此書與易春秋所指各殊也。諒非深考古訓，讀聖人之書者，其何能辨之。此或作此固吾子之所宜無讓者，願承教焉。

問古之人有云：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而周之政尚文。是三者相循環終始。高祖紀曰：夏之政忠，忠之以質，質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若五行之與四時焉，原其所以爲心，皆非故立殊而求異也。各適於

時救其弊而已矣。夏殷之書存者可見矣。夏殷下或無是字，非是。至周之典籍成在，考其文章，其所尚若不相遠然焉。所謂三者之異云乎。遠下或無然字，焉或作烏。○今按當有然字，而焉字屬下句，但其下疑當有一有字，作烏亦通。其下疑或有一睹字，抑其道深微不可究歟。

將其詞隱而難知也。不然，則是說爲謬矣。周之後，秦漢蜀吳魏晉之興與霸，亦有尚乎無也。或無與與字。觀其所爲，其亦有意云爾。循環之說安在？吾子其無所隱焉。

問夫子之序帝王之書，而繫以秦魯及次列國之風，而宋魯獨稱頌焉。孔安國曰：諸侯之事而連帝王，孔子有悔過自警之戒，足以爲後世法，故錄之以備王事。猶詩錄商魯之頌，而鄭康成以爲魯得元天子之禮樂，故有頌而商頌至孔子之時存者五篇，而夏頌已亡。故錄魯以備三頌，著爲後王之法。此夫子取予之意也。秦穆之德不踰於二霸。穆或作魯，非是。宋魯之君不賢乎齊晉，其位等，其德同，升黜取捨如是之相遠，亦將有

由乎願聞所以辨之之說。

問：夫子既沒，聖人之道不明，蓋有楊墨者。楊朱字子居，後與墨子與禽滑釐辨論。其說在愛己不拔一毛以利天下，與墨子相反。墨子名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有書七篇。始侵而亂之。其時天下咸化而從焉。或無其時字。孟子辭而闢之，則旣廓如也。或無其時字。今其書尚有存者，其

道可推而知不可乎。或無知字非是其所守者何事。其不合於道者幾何。孟子之所以辭而闕之者何說。作之者或

今之學者有學於彼者乎。有近於彼者乎。其已無傳乎。其無乃化而不自知乎。其無傳也則善矣。如其尚

在。將何以救之乎。尚在方從閩杭苑作在尚無將字。○今按若从方本則尚何以諸生學聖人之道。必有

能言是者。其無所為讓。

問。所貴乎道者。不以其便於人而得於己乎。當周之衰。管夷吾以其君霸。九合諸侯。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九合者。謂兵車之

會三。乘車之會六。一匡天下。戎狄以微。京師以尊。四海之內。無不受其賜者。天下諸侯奔走其政令之不暇。而誰

與為敵。此豈非便於人而得於己乎。人下或無而字。已作身。秦用商君之法。人以富國以彊。諸侯不敢抗。及七君而

天下為秦。使天下為秦者。商君也。而後代之稱道者。咸差言管商氏何哉。庸非求其名而不責其實歟。名

或無而字。其實或作於實。願與諸生論之。無惑於舊說。舊或作記。非是。句下或有焉字。

問。夫子之言。蓋各言爾志。蓋上或字。又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今之舉者。不本於鄉。不序

於庠。一朝而羣。至乎有司。有司之不之知也。宜矣。不之或無之字。今將自州縣始。請各誦所懷。聊以觀諸生之志。

死者。可作。其誰與歸。此下或有又曰。居是邦也。六字。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敢問諸生之所事而友者。為誰乎。

而或作所。為或作其。所謂賢而仁者。其事如何哉。言及之而不言。亦君子之所不為也。或無之。所二字。

問。春秋之時。百有餘國。皆有大夫士。詳於傳者。無國無賢人焉。其餘皆足以充其位。不聞有無其人。而闕

其官者

無下或

春秋之後其書尤詳以至於吳蜀魏下及晉氏之亂國分如錙銖讀其書亦皆有人焉

魏字

或在晉下謂元魏爾蓋不然也三國之魏豈應略而不言乎

今天下九州四海其爲土地大矣國家之舉士內有明經進士外有方維

大臣之薦其餘以門地勳力進者又有倍於是其爲門戶多矣

有倍或作加倍

而自御史臺尙書省以至於中書

門下省咸不足其官豈今之人不及於古之人邪何求而不得也夫子之言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

者焉誠得忠信如聖人者而委之以大臣宰相之事有不可乎

委之以或作以委之非是

況於百執事之微者哉古之

十室必有任宰相大臣者今之天下而不足士大夫於朝其亦有說乎

問夫子曰潔淨精微易教也今習其書不識四者之所謂盍舉其義而陳其數焉

問易之說曰易上或有周字乾健也今考乾之爻在初者曰潛龍勿用在三者曰夕惕若厲无咎在四者

亦曰无咎在上曰有悔封六位一勿用二苟得无咎有一悔安在其爲健乎

二或作一非是

又曰乾以易知坤以

簡能乾之四位既不爲易矣坤之爻又曰龍戰于野

此下或有其血玄黃四字

戰之於事其足爲簡乎易六經也學者

之所宜用心願施其詞陳其義焉

或無所字非是

問人之仰而生者穀帛穀帛豐無飢寒之患

者下或有既字

然後可以行之於仁義之途措之於安平之

地此愚智所同識也今天下穀愈多而帛愈賤人愈困者何也

愈賤或作益賤而字疑當在賤字下但此正與張中丞傳後城壞而其徒皆死云云

者相類恐公自有耕者不多而穀有餘蠶者不多而帛有餘有餘宜足而反不足此其故又何也將以救

此一種句法也

之其說如何。

問。夫子言堯舜垂衣裳而天下理。又曰。無爲而理者。其舜也歟。書之說堯曰親九族。又曰平章百姓。又曰協和萬邦。又曰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又曰洪水懷山襄陵。下人其咨。人或作民。此試進士當避諱。作民字。非是。夫親九族。

平百姓。和萬邦。則天道授人時。愁水禍。非無事也。而其言曰垂衣裳而天下理者。何也。於舜則曰慎五典。

又曰敝百揆。又曰賓四門。又曰齊七政。又曰類上帝。禮六宗。望山川。徧羣神。又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

衡。五載一巡狩。又曰分十二州。封山濬川。封諸本作隨。非是。恤五刑。典三禮。彰施五色。出納五言。嗚呼。其何勤且

煩如是。而其言曰無爲而理者。何也。將亦有深辭隱義。不可曉邪。抑其年代已遠。失其傳邪。抑其下或有

遠或作遠矣。或無已字。二三子其辨焉。

問。古之學者必有師。所以通其業。成就其道德者也。德下或無者字。由漢氏已來。氏或作代。或無已字。師道日微。然猶時有

授經傳業者。及于今則無聞矣。德行若顏回。言語若子貢。政事若子路。文學若子游。猶且有師。非獨如此。

雖孔子亦有師。或無雖字。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萇弘。是也。今之人不及孔子。顏回遠矣。而且無師。無下或有所字。然其

不聞有業不通。而道德不成者。何也。或無而字。

問。食粟衣帛。服仁行義。以俟死者。二帝三王之所守。聖人未之有改焉者也。今之說者。有神仙不死之道。

不食粟不衣帛。薄仁義以爲不足爲。是誠何道邪。聖人之於人。猶父母之於子。二於字。或有皆作子。有其道而不以

教之不仁其道雖有而未之知不智仁與智且不能又烏足為聖人乎鳥或作焉不然則說神仙者妄矣

爭臣論陽城拜諫議大夫聞得失熱猶未肯言公作此論譏切之城亦不屑意及裴延齡誣逐陸

為相嘗當取白麻壞之哭於庭帝不相延齡城之力也公作此論時城居位五年矣後三年而能排擊延齡或謂城蓋有待抑公有以激之歟爭或作諫歐公與范司諫書溫公通鑑皆作爭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城字元宗定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城好學賢不能得書乃求為

夜不出六年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城及進士第

山遠近慕其德行多從之學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子下或無以字城徙居陝州夏縣李泌為陝虢觀察

寧寶東帛召人為以為華陽子不色喜或無人字及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

心哉在下或有草字移易或作易移初城未至京人皆想望風采曰陽城山人今為愈應之曰是易所謂

恆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

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之時之德或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

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

終無也蹇上或無以字事下或有上字尤下今陽子在位不為不久矣今陽子下或有實一匹夫四字或

或作實匹夫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或無視政之得失

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夫下或

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爲得其言，言乎哉？乎上或無複出言字。○按此語正謂陽子。若自謂得其言，則何不言乎哉？或本非是。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爲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或作祿秩不爲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爲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爲名者。舊本招下注音翹二字。武子好盡言以招人過。元憲曰：考他書未獲爲翹之意。作音者當有所據。○今按呂氏春秋：孔子之勁能招國門之闕。注：招舉也。又過秦論：招八州而朝。同列蘇林亦音翹。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滋非是。或作茲。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或本無字。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是啓或作其啓非是。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入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

聞用也。有心字。或閔事時之不平。人之不义。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必或孜孜矻矻。音

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有門下或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爲樂。

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補上方本有

也字。云自者。指言天之所授也。義爲長。○今按韓公之意。乃言天生聖賢。非但使之自有餘也。乃欲以補衆人之不足耳。故下文云云。方說非是。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

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目下或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

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或則將或作且。將於賢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

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或欲字而惡訐以爲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而費於辭乎。好

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國語。柯陵之會。單襄公見國武子。其言盡。襄公曰。立於淫亂

武子。○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

以爲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而好盡言於亂國。方本作而言盡

文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爲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

將不得爲善人乎哉。或無哉字。林少穎曰。退之譏陽城固善矣。及退之爲史官。不敢褒貶。而柳子厚作書

改葬服議

經曰。改葬。總見儀禮。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總舉下緇也。魯莊公三年五月葬恒王。穀梁傳曰。改

喪服篇

葬也。改葬之禮。總舉下緇也。緇謂遠也。此

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云總也云一作言傳稱舉下緇者緇猶遠也下謂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最經下或無者也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爲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况其緇者乎或無其字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自江熙以下皆註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總既公二年穀梁傳註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總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舊唐禮儀志云田再思議曰改葬之服鄭玄服總三月註云訖葬而除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衛司徒文子已下皆孔叢子抗志篇之文弔而加麻無服字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葬下或有者字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亦孔叢子之文未葬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逾月隱元年左氏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無故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而字謂之不能葬春秋譏之春秋隱公三年八月癸未葬宋穆公公羊傳曰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之也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以是知其至少也或無是字改葬者爲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齧其墓呂氏春秋惠曰昔王季歷葬于渦山之尾水齧其墓於是更葬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之類是也隱元年左傳十月改葬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喪事有進而無退禮檀弓文有易以輕服無加以重服殯於堂則謂之殯瘞葬諸本無故字考之左氏當有

於野則謂之葬。近代已來，事與古異，或游或仕，在千里之外，或子幼妻稚，而不能自還。稚下或無而字甚者拘以陰陽畏忌，遂葬於其土，及其反葬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從於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反爲之重服歟？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况既遠而反純凶以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不當重而更重也。而除下或有之字，更下或無重字，非是。或曰：喪與其易也，寧戚。雖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然。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愈於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稱改葬，總而不著其月數，則似三月而後除也。似或作以，非是。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啓至于既葬，而三月則除之。啓下或有殯字，至下或無既字，今按禮有自啓至于反哭之語，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曰：妻爲夫何如？曰：如子。或無曰如二字，非是。無弔服而加麻，則何如？曰：今之弔服，猶古之弔服也。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

諸本此下有貞元十年應博學宏詞九字。

齋郎職奉宗廟社稷之小事，蓋士之賤者也。執豆籩，駿奔走。書記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駿大也。以役于其官之長，不以德進，不以言揚，蓋取其人力以備其事而已矣。奉宗廟社稷之小事，執豆籩，駿奔走，亦不可以不敬也。於是選大夫士之子弟，未爵命者。子上或無之字。以塞員填闕，而教之行事，其勤雖小，其使之不可以不報也。必書其歲歲既久矣，於是乎命之以官，而授之以事，其亦微矣哉！學生或以通經舉，或以能文稱，其微者，至

於習法律。知字書。皆有以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也。自非天姿茂異。曠日經久。以所進業。發聞於鄉閭。所進或作進所或作進以進或作道稱道于朋友。薦於州府。而升之司業。則不可得而齒乎國學矣。然則奉宗廟社稷之小事。或無然字。或下或無之字。任力之小者也。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德藝之大者也。其亦不可移易明矣。今議者謂學生之無所事。謂齋郎之幸而進。不本其意。因謂可以代任其事。而罷之。蓋亦不得其理矣。亦或以今夫齋郎之所事者。力也。學生之所事者。德與藝也。以德藝舉之。而以力役之。是使君子而服小人之事。且非國家崇儒勸學。誘人爲善之道也。此一說不可者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焉。宗廟社稷之事。雖小不可以不專。敬之至也。古之道也。今若以學生兼其事。及其歲時日月。然後授其宗彝彝洗。其周旋必不合度。其進退必不得宜。其思慮必不固。其容貌必不莊。此其無他。其事不習。而其志不專故也。非近於不敬者歟。非上或又有大不可者。其是之謂歟。若知此不可。此或將令學生恆掌其事。而墮壞其本業。則是學生之教加少。教或作數學生之道益貶。而齋郎之實猶在。齋郎之名苟無也。大凡制度之改。政令之變。利於其舊。不利則不可爲已。又况不如其舊哉。什或作然。此商君傳所謂利不百不變。法工不十不易器是也。如下或有於字。考之於古。則非訓。稽之於今。則非利。尋其名而求其實。則失其宜。失或作去。非是。故曰。議罷齋郎。而以學生薦享。亦不得其理矣。文苑此篇前後有議曰謹議四字。

禘祫議或作禘禘。○今按篇內皆作禘祫。禮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禘者。合也。謂以昭穆合食于太祖之廟。禘者。諦也。謂審諦其尊卑而祀之。禘祫之議。考之新史。陳京傳及禮樂志。前後議

者不一。陳京始建議。繼有禮儀使顏真卿議。左庶子李嶸等七人議。吏部侍郎柳冕等十二人議。司勳外郎裴樞同官縣尉仲子陵京兆少府章武等議。左司陸淳議。左僕射姚南仲等獻議。五十七封尚書王紹等五十五人議。鴻臚卿王權又申衍之。公所排五說。即此諸人議也。其間惟顏魯公議與公合。後卒詔從王紹等議。正景皇帝東向之位已下。列序昭穆。附獻懿二主于興聖廟。禘祫就本室。饗之。凡二十年乃決。

右今月十六日勅旨時貞元十八年宜令百僚議限五日內開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

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宗下方有廟字。○今按此等公家文字。或施於君上。或布之吏民。只用

選。可以時出奇怪。而無所拘也。故韓公之文。雖曰高古。然於此等處。亦未嘗敢故為新巧。以失莊敬。平易之體。但其間反覆曲折。說盡事理。便是真文章。它人自不能及耳。方本非是。後皆倣此。凡在擬

議不敢自專擬或在或有疑。擬或作疑。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

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今按官不及今輒先舉衆議之

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廟或作之。宜永藏之夾室。見貞元七年八年。裴郁李嶸等議。臣以為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

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

祭而二祖不得祭焉祭焉或作登焉。詳上文作登非是。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見李嶸等議。諸本毀

下再有宜字。○今按上之字疑當作而。臣又以為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墀禮記注。土封為壇。除其毀廟之主。

皆藏於祧廟禮記。遺廟為祧。注云。遷廟之主。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

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開元十年六月。增太廟為九室。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

壇之位。况於毀瘞而不禘禘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員外郎裴樞曰：建石室于寢園，以藏神主。至禘禘之世，則祭之。臣又以

爲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

不卽饗於下國也。選諸本作違，今从閣杭蜀苑云：新史與文粹作依違，以意改也。甘泉賦：祿祗郊禴，神所依兮徘徊招搖，靈犀迺兮犀音栖，迺與運同，皆徐行也。顏曰：言神久留安處，不卽去也。

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禘。考功員外郎陳京同官縣尉仲子陵，皆曰：遷神主於德明興聖廟。臣又以爲不可。傳曰：祭如在。

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雖下或有爲字，其於或作於其之下一無子字。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

固不可爲典矣。父之或作父子，父下或有子之字，皆非是。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又曰：獻懿二祖猶周先公也，請築別

廟以居之。臣又以爲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去墀爲鬼，漸而之遠，其

祭益稀。方本無去壇去墀四字，之遠作遠之。○今詳四字。祭法：本文之猶適也，言漸而適遠也。方本皆誤。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春秋公羊傳：定公九年九月立煬宮，非禮也。

以爲不當取已毀之廟，旣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禘也，合

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其所方作所主，義或作經，或作禮。○今按此言若作別廟，則不當禘於太廟，又不當禘於別廟。故云

禘無其所，若以無可禘禘之所，而遂直廢其祭。則於義又有不可通者，故其說如此。方本誤也。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爲殷祖玄王。玄王，禹也。詩：長發：玄王桓撥，是

也。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

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蓋以或作蓋，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春秋文公二年左氏語：蓋言

子爲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禘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

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之神或作神之非是又常祭甚衆。衆或作類。新書陳京傳亦作衆。合祭甚寡。則是太

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仲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今按韓公本意。獻祖為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遷。懿祖以下各祭於

當遷於太廟之西夾室。而太祖以下以次列於諸室。四時之享。則唯懿祖不與。而獻祖太祖以下各祭於其室。室自為尊。不相降厭。所謂所伸之祭常多者也。禘祫則唯獻祖居東向之位。而懿祖太祖以下皆序

昭穆南北相向於前。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而所屈之祭常少者也。韓公禮學精深。蓋諸儒所不及。故其所議。獨深得夫孝子慈孫報本反始不忘其所由生之本意。真可為萬世之通法。不但可施於一時也。

程子以為不可漫觀者。其謂此類也。歟。但其文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所字疑衍。臣伏以制禮作樂字簡嚴。讀者或未遽曉。故竊推之以盡其意云。

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議下或有為字。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為禮。如以為猶或可疑。乞召臣對

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省試顏子不貳過論貞元十年應博學宏詞科作

論曰。登孔氏之門者衆矣。三千之徒。四科之目。或作夫。孰非由聖人之道。由或作曰。為君子之儒者乎。其於過行

過言。亦云鮮矣。而夫子舉不貳過。惟顏氏之子。其何故哉。請試論之。夫聖人抱誠明之正性。根中庸之至

德。苟發諸中。形諸外者。不由思慮。莫匪規矩。不善之心。無自入焉。可擇之行。無自加焉。故惟聖人無過。所

謂過者。所上或有故字。非是。非謂發於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為過也。生于其心。則為過矣。故顏子之過。此類

也。不貳者。蓋能止之于始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

明者。不勉而中。不慮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無過者也。自誠明者。或無自字。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不勉則不中。

不思則不得。不貳過者也。故夫子之言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又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言猶未至也。而孟子亦云：顏子具聖人之體而微者，皆謂不能無生于其心，而亦不暴之於外。亦不或無亦字考之於聖人之道，差爲過耳。伊川曰：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顏子自惟其若是也。於是居陋巷，以致其誠，飲一瓢以求其志。或無不以富貴妨其道，不以隱約易其心，確乎不拔，浩然自守，知高堅之可尚，忘鑽仰之爲勞，任重道遠，竟莫之致。是以夫子歎其不幸短命，今也則亡，謂其不能與己並立於至聖之域，觀教化之大行也。不然，或無不然字，下夫行發於身，加於人，言發乎邇，見乎遠，苟不慎也，敗辱隨之，而後思欲不貳過，其於聖人之道，不亦遠乎？而夫子尙肯謂之其殆庶幾，孟子尙復謂之具體而微者哉！則顏子之不貳過，盡在是矣。謹論。或無謹論二字

與李祕書論小功不稅書

祕書官稱也。或無書字，而以祕爲人名。及論作問，又稅下無書字者，皆非是。稅當作覈，其字從衣，博雅云：過制追服謂之稅。輪茵反，亦音吐。

反既作此書，先儒劉敞原父嘗辨其說，而論之曰：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韓子嘗吊於人，見其兒戚其意，哀而服之，吉者問之曰：何也？曰：小功不稅也。是以韓子疑於其骨肉死，則悲哀而爲之服者，豈牽於外哉？聞其死，則悲哀，豈有間於新故死哉？甚矣韓子之達於禮而近之也。雖然，疑之未盡也。求之不得也。夫爲服者，至親之恩，以菴斷其殺，至于大功，兄弟之恩，以小功止其殺，至于總，外親之服，以總窮其殺，至于祖免，聖人之制禮，豈苟言情哉？亦著於文而已矣。大功稅小功不稅，其文至于是也。兄弟之服，不過小功，外親之服，不過大功。其情至于是因其情而爲之文，親疎之殺見矣。故禮大功以上，不謂之兄弟，兄弟有加而大。

功無加者親親也。有加者報之也。親親者稅。下親親者不稅。是亦其情也。且禮專為情乎。亦為文乎。如專為情也。則至親不可以莽斷。小功不可以不稅。如為文也。則至親之莽斷。小功之不稅。一也。夫曾子。韓子。隆於情。而不及文。失禮之指。而疑其說。雖然。韓子疑之。是也。彼人之為非也。何以言之。邪。小功雖不稅。亦不吉服而已矣。記曰。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之。則免袒哭之。成踊。夫若是奚其吉哉。故曰。彼人之為非也。韓子疑之。是也。小功不稅。禮也。然則免袒成踊。則已矣。乎。猶有加焉。曰。我未之聞也。雖然。降而無服者。麻不稅。是亦降而無服已。哀之以其麻。哭之以其情。逾月。後已。其亦愈乎。吉也。

曾子稱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鄭玄注云。以情責情。文見禮記檀弓。以情上。諸本有是字。鄭注無此語。只云以已恩怪之。

今之士人。遂引此不追服小功。不上或而有字。小功服最多。功服或作親則叔父之下殤。音的。適與

昆弟之下殤。禮十六至十九為長殤。十二至十五為中殤。八歲至十尊則外祖父母。常服則從祖祖父母。

或無禮沿人情。其不可不服也。明矣。古之人。時或作行役不踰時。各相與處一國。或無相字。非是。然各字亦疑誤。其不追服。

雖不可猶至少。今之人。男出仕。女出嫁。或千里之外。家貧。訃告不及時。則是不服小功者恆多。而服小功。

者恆鮮矣。君子之於骨肉死。則悲哀而為之服者。豈牽於外哉。豈下有字。聞其死。則悲哀。豈有聞於新故死。

哉。今特以訃告不及時。聞死出其月數。則不服其可乎。愈常怪此。近出弔人。見其顏色。感感。類有喪者。感

或有於字。喪或作服。而其服則吉。問之。則云小功不稅者也。稅下或無者字。禮文殘缺。師道不傳。不識禮之所謂不。

稅。果不追服乎。無乃別有所指。而傳注者失其宗乎。伏惟兄道德純明。躬行古道。如此之類。必經於心。而

有所決定。不惜示及。幸甚幸甚。泥水馬弱。不敢出。不果鞠躬親問。而以書。唐子西云。泥水馬弱以下。若無而以書三字。則上重甚矣。此為

文之法也。悚息尤深。或作甚。愈再拜。

太學生何蕃傳或無太學生字。傳作書云。此文總於書類。當從舊本。○今按此當

太學生何蕃入太學者廿餘年矣。諸本作二十餘年。方从杭本作廿年。餘又云蜀本作二十。而餘字亦綴

之國語有云。行玉廿穀者。正作此字。泰山秦碑亦云。皇帝臨立廿有六年。則又以四字為句。而以廿為一

字。尤明白矣。故公文多用廿。并字。唯孔左丞碑尚以四言。故可考。如南海碑。薛助教碑。石本亦皆然。但世

人多不之見耳。○今廿歲舉進士。學成行尊。自太學諸生推頌不敢與蕃齒。相與言於助教博士。助教博

士以狀申於司業祭酒。司業祭酒撰次蕃之羣行焯焯者數十餘事。以之升於禮部。而以聞於天子。或作

升之。聞下。京師諸生以薦蕃名文說者。不可選紀。名下或公卿大夫知蕃者。比肩立莫為禮部。立下或有

或無於字。莫為禮部者。率蕃所不合者。以是無成功。蕃淮南人。子厚作陽城。遺愛父母俱全。具或初入太學。歲

率一歸。父母止之。其後間一二歲。乃一歸。又止之。不歸者五歲矣。蕃純孝人也。閔親之老。不自克。一日揖

諸生歸。養于和州。諸生不能止。乃閉蕃空舍中。於是太學六館之士百餘人。國子太學四門又以蕃之義

行。言於司業。陽先生城。貞元十一年七月。城自諫請諭留蕃。或無諭字於是太學闕祭酒。會陽先生出道

州。貞元十五年九月。以城為道州刺史。不果留。歐陽詹生言曰。蕃仁勇人也。詹生或作生。詹方本陽下注詹字。下同。○今按

當作。或者曰。蕃居太學。諸生不為非義。葬死者之無歸。哀其孤而字焉。杭蜀本無惠之大小。必以力復。斯

其所謂仁歟。蕃之力不任其體。其貌不任其心。吾不知其勇也。歐陽詹生曰。朱泚之亂。建中四年十月。涇

主○此禮反。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館之士不從亂。茲非其勇歟。惜乎蕃之居下其可
 以施於人者不流也。譬之水其為澤不為川乎。川者高澤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之仁義充諸心行
 諸太學積者多。施者不遐也。天將雨水氣上。有氣上或字。無擇於川澤澗谿之高下。然則澤之道其亦有施乎。
 抑有待於彼者歟。故凡貧賤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蕃歟。吾是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或無

字亦

答張籍書

公與籍相識於汴。觀此書意謂薄晚須到公府。即向為佐於汴州。時貞元十一年也。新
 史曰籍性狷直。嘗責愈喜。博塞及為交雜之說。論議好勝人。其排佛老不能著書。若揚

雄孟軻以垂世。即謂此書也。籍遺公書云。頃承論於執事。嘗以世俗陵靡不及古。昔蓋聖人之
 道廢弛之所為也。宣尼沒後。楊朱墨翟恢詭異說。干惑人聽。孟軻作書而正之。聖人之道猶明。及漢
 于世。秦氏滅學。漢重以黃老之術教人。使人寢惑。揚雄作法言而辨之。聖人之道猶明。及漢
 末。西域浮屠之法入于中國。中國之人世世譯而廣之。黃老之術相沿而熾。天下之言善者。惟
 二者而已矣。昔者聖人以天下生之道曠乃物其金木水火土穀藥之用。以厚之。因人資善
 乃明乎仁義之德。以教之。俾人有常。故治生相存而不殊。今天下資於生者。咸備聖人之器。用
 至於人情則溺乎異學。而不由乎聖人之道。使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義。沉于世。而邦家繼亂。
 罔仁人之所痛也。自揚子雲作法言。至今近千載。莫有言聖人之道者。言之者。惟執事焉耳。習
 俗者聞之多怪。而不信。徒相為訾。終無裨於教也。執事聰明文章。與孟軻揚雄相若。盡為一書
 以與存聖人之道。使時之人後之人。知其去絕異學之所為乎。曷可俯仰於俗。蓋為多言之
 徒哉。然欲舉聖人之道者。其身亦宜由之也。比見執事多尚駁雜。無實之說。使人陳之於前。以
 為歡。此有以累於令德。又商論之際。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勝者。亦有所累也。先王存六藝
 自時日竊實不識其然。且執事言論文章。博塞之戲。與人競財乎。君子固不為也。今執事為之。廢
 棄時日。竊實不識其然。且執事言論文章。博塞之戲。與人競財乎。君子固不為也。今執事為之。廢
 為得也。願執事絕博塞之好。棄無實之談。弘廣以接天下士。嗣孟軻揚雄之作。辨揚墨老釋之說。使聖人之道復見於唐。豈不尙哉。

愈始者望見吾子於人人之中。固有異焉。上入字或作衆。○今按人人乃衆人之義。此篇下文及後與孟

也。及聆其音聲。接其辭氣。則有願交之志。因緣幸會。遂得所圖。豈惟吾子之不遺。抑僕之所遇有時焉耳。

近者嘗有意吾子之闕焉。無言。意僕所以交之之道不至也。意吾子下或再出吾子。字非是。言下或無意字。今乃大得所圖。脫然

若沈痾去體。灑然若執熱者之濯清風也。然吾子所論。排釋老不若著書。囂囂多言。音粻。徒相爲訾。若僕

之見。則有異乎此也。見上或有所字。夫所謂著書者。義止於辭耳。宣之於口。書之於簡。何擇焉。孟軻之書。非軻自

著。軻既歿。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者耳。僕自得聖人之道而誦之。排前二家有年矣。不知

者以僕爲好辯也。然從而化者亦有矣。聞而疑者又有倍焉。頑然不入者。親以言諭之不入。則其觀吾書

也。固將無得矣。無下或有所字。得下或無矣字。爲此而止。吾豈有愛於力乎哉。然有一說。化當世莫若口。傳來世莫若書。

又懼吾力之未至也。未至或作不能。或至下。更有至之不能四字。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吾於聖人既過之。猶懼不及。矧今未

至。固有所未至耳。請待五六十然後爲之。冀其少過也。吾子又譏吾與人人爲無實駁雜之說。與下或無

駁雜之說。世多指毛穎傳。蓋因據言有云。韓公著毛穎傳。好博塞之戲。張永部以書勸之耳。而不知藉此

書乃與公酬答於貞元佐汴時。而毛穎傳以呂汲公年譜考之。則元和十年所作。又柳子厚書毛穎傳後

云。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爲毛穎傳。子厚以永貞元年此吾所以爲戲耳。比之

酒色。不有閒乎。吾子譏之。似同浴而譏裸裎也。程或作體。若商論不能下氣。或似有之。當更思而悔之耳。博塞

之譏。敢不承教。其他俟相見。薄晚須到公府。言不能盡。或無言字。愈再拜。

重答張籍書

籍遺公第二書云籍不以其愚輒進說於執事執事以導進之分復賜還答由折教矣誠以世相沿化而莫之知所以久惑乎爾執事材識明曠可以任著書之事故有告焉道以其言論之不入則觀書亦無所得為此而止未為至也夫處一位在一鄉其不可資一人之口而親以言論之論之不入則舍之遠而有已論者又豈可以天下至而說之乎故曰莫若為書而親論之者近而不入則舍之遠而有已論者又豈可以天下至而說之乎故曰莫若為書而親壯也或從事於要劇或旅遊而不安宅或偶時之喪亂皆不止為書則於聖人之道奚傳焉士之哉是以君子汲汲於所欲為恐終無所顯於後若皆待五六十年而後有所為則或有遺恨矣今執事雖參於戎府當四海弭兵之際優游無事不以此時著書而曰俟後或有不及焉可追乎天之與人聖人之道材不讓於顏子矣今年已踰之長懼於年未至哉顏子不著書者以其從聖人之後聖人已定制故也若顏子獨立於世必有師云著也古之學君臣父子之道必資於師師之賢者其徒數千人或數百人是以沒則紀其師之說以為書若孟軻者是已傳者猶以孟軻自論集其書不云沒後其徒為之也後軻之道欲待孟軻之門人必不可冀矣君子發言友道喪沒不及揚雄之世不自論著以興聖人之道欲待孟軻之門人必不可冀矣君子發言舉足不遠於理未嘗聞以駁雜無實之說為戲也執事每見其說亦拊拊呼笑是撓氣害性不得其正矣苟正之不得曷所不至焉或以為中不失正將以苟悅於衆是戲人也非示人以義之道也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而或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以至於道者浚其源導其所歸既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德下或况於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然後字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乃公卿輔相乃或作及○今按此言其下者猶是公卿輔相蓋微詞以見上自天

子亦宗事二氏之意。吾豈敢昌言排之哉。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悖。其聲曉曉。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

多矣。必且以我爲狂爲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吾何有。此句書於方作於書。仍無吾字。○今按書於吾何有。言無補也。方本誤。夫子聖人也。

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

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窺或作躬。甚作窮。皆非是。甚又或作至。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

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

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及乎孟子未久也。

自孟子而及乎揚雄。亦未久也。下二及乎。或並作至乎。句下無也字。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

爲之哉。其爲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敢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爲書。書者皆所爲

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書者上或有爲字。或無世字。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堯五六十爲之。未失也。天不

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爲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

在矣。吾子其何遽戚戚於吾所爲哉。其何或作又何。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然。雖誠有之。抑非

好已勝也。好已之道勝也。非好已之道勝也。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也。論上或無商字。考張籍本書實有若好下

或有已字。或無然字。或無非好已之道勝也。一語。雄下或無所傳也。三字。皆非是。若不勝。則無以爲道。若上或有傳者二字。吾豈敢避是名哉。夫

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衆人辨也有矣。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

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惡害於道哉。能字本皆作為。考之
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為也。則此為字當作能字。乃是。但李本云。論衡嘗引此。以闢董仲舒不親文
事。正作為字。疑公自用論衡。非用戴禮也。○今按作為無理。必有脫誤。不然。不廢舍前漢有理之禮記。而
信後漢無理之論衡也。况公明言記曰。而無論衡之云。且又安知論衡之不誤哉。今據公
本語。依禮記定作能字。○惡害於道哉。惡或作作。豈於下。或有為字。一本作烏。害其為道哉。吾子其末之思
 乎。孟君將有所適。思與吾子別。庶幾一來。愈再拜。

卷十五

書 啓

與孟東野書

東野或作郊。公貞元十五年從董晉喪出汴州。依張建封于徐。因被留以職事。此書當在十六年三月作。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也。以吾或作以余。今從閣蜀本云。除下文江湖予樂也。一語餘並作吾。各以事牽。不可
 合并。其於人人。其於人人。或無下人字。說見前。非足下之為見。而日與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一本而
字之處。或
作人處。或
 吾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唱之而和者。誰歟。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

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無聽無和上。或並有之而字。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
行下或無而字。與或作以。
 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從之。或作從。今
本定。○今按上語與世相濁。即是從
今之人。更着二字。則贅而不詞矣。從
 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使上或
無其字。去年春。脫汴州之亂。貞元十五年二

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從之。或作從。今
本定。○今按上語與世相濁。即是從
今之人。更着二字。則贅而不詞矣。從
 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使上或
無其字。去年春。脫汴州之亂。貞元十五年二

泮州四日而軍亂。幸不死。無所於歸。遂來于此。於或作與。○今按送主人與吾有故。建封也。張哀其窮。居

吾于符離雎上。及秋將辭去。因被留以職事。是年秋建封辟公爲幕職。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聊復辭去。江湖

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李習之娶吾亡兄之女。習之。翱也。公亡兄。卽禮部郎中雲卿之子。奔也。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張籍在和

州居喪。家甚貧。恐足下不知。故具此白。冀足下一來相視也。自彼至此。雖遠。要皆舟行。可至。速圖之。吾之

望也。春且盡。時氣向熱。盡。時或作時。盡。向作日。惟侍奉吉慶。愈眼疾。比劇甚。無聊不復一一。愈再拜。

答寶秀才書

寶。下或有存亮字。公時以言事黜爲山陽。故云遠宰蠻縣。貞元二十年作。

愈白。愈少驚怯。於他藝能。自度無可努力。又不通時事。而與世多齟齬。上牀呂切。又壯所切。下音語。念終無以樹立。遂

發憤篤專於文學。學不得其術。不得上一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皆符於空言。而不適於實用。又重以自

廢。是故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愈困。智或作身。今又以罪黜於朝廷。遠宰蠻縣。貞元十九年。公以愁憂無聊。

瘴癘。侵加喘喘焉。無以冀朝夕。足下年少才俊。辭雅而氣銳。雅或作清。當朝廷求賢如不及之時。當道者又皆

良有司。操數寸之管。書盈尺之紙。書或作盡。高可以釣爵位。循次而進。亦不失萬一於甲科。循上或有若字。今

乃乘不測之舟。入無人之地。以相從問文章爲事。身勤而事左。或作尤。辭重而請約。非計之得也。雖使古

之君子。積道藏德。遁其光而不曜。其光二字。或作世。曜或作耀。膠其口而不傳者。遇足下之請懇懇。請或作情。猶將倒廩傾

困。困一作箇。羅列而進也。若愈之愚不肖。又安敢有愛於左右哉。願足下之能足以自奮。愈之所有如前所陳。

是以臨事愧恥而不敢答也。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匱急，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章不足或稱載而往垂囊而歸。管子小正篇：諸侯之使，垂囊而入，稱載而歸。○稱苦隕切。足下亮之而已。愈白。

上李尚書書李下或實字。

月日貞元十年將仕郎前守四門博士韓愈謹載拜奉書尚書大尹閣下。載或作再。古字通用。或無尚書二字。貞元十九年三月乙亥以檢校

工部尚書李實為京兆尹。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此書稱將仕郎前守四門博士退之以貞元十八年授國子四門博士。蓋已罷博士而未授御史。正十九

年也。退之以貞元五年復來京師。至是十五年矣。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

如家。如閣下者。或無如家二字。實恃寵強。復有赤心憂國之語。何哉。豈詩所謂因以箴之耶。抑屈身行道。聖賢所不免也。且今年已來。

不雨者百有餘日。貞元十九年自正月不雨至七月。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

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閣下親臨其家。老姦宿賊，銷縮摧沮，魂亡魄喪，影滅跡絕，非閣下條理鎮服，布宣

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愈也少從事於文學，見有忠於君孝於親者，雖在千百年之前，猶敬而慕之。况親

逢閣下，得不候於左右以求效其懇懇，謹獻所為文兩卷。凡十五篇。謹或作請。非敢以為文也，以為謁見之資

也。進退惟命，愈恐懼再拜。

賀徐州張僕射白兔書。或注建封字。或作狀。公貞元十五年秋，佐張建封于徐州。是時作。

伏聞今月五日，營田巡官陳從政獻瑞兔，毛質皜白，皜或作全。天馴其心。音循。其始實得之符離安阜屯。

安阜或云屯名如唐孟元楊董作西華屯是也。○屯之役夫屯或朝行遇之迫之弗逸弗或人立而拱竊

惟休咎之兆天所以啓覺于下依類託喻事之纖悉不可圖驗非睿智博通孰克究明愈雖不敏或無此

請試辨之免陰類也又窟居狡而伏逆象也今白其色絕其羣也馴其心化我德也人立而拱非禽獸之

事革而從人且服罪也得之符離符離實我國名又附麗也戎閩杭本作我名下注絕句二字麗或作離

蒲泥破符離晉灼曰二王不在農夫之田而在軍田武德行也不戰而來之道也有安阜之嘉名焉道

號也所謂我國疑或取此不在農夫之田而在軍田武德行也不戰而來之道也有安阜之嘉名焉道

或無也字安阜或作革附或作安伏惟閣下股肱帝室藩垣天下四方其有逆亂之臣未血斧鑕之屬鐵

職日切畏威崩析歸我乎哉其事兆矣漢終軍傳野獸并角明同本也衆支內附示無外也殆將有解編

髮削左衽而蒙化者又王褒講德論今南郡獲白虎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張而猛也公言蓋祖

此○今按嘉祐諸本之析二字文理分明方氏但據蜀本而不復著諸本之同異其所定又皆誤蓋其屬

則當从木若用史記折而入於魏之語則當从手二義皆通然既有崩字則似本用論語中語也是宜

具跡表聞以承答天意小子不惠猥以文句微識蒙念苑作合全無文理 睹茲盛美焉敢避不讓之責

而默默耶杭蜀苑作默默愈再拜

上兵部李侍郎書蜀本注巽字或作異非是永貞元年十二月九日

十二月九日元貞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上書侍郎閣下愈少鄙鈍於時事都不通曉家貧

不足以自活應舉覓官凡二十年矣書稱守江陵府法曹參軍蓋永貞元年也薄命不幸動遭讒謗進寸

退尺卒無所成。性本好文學。好或作喜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

反復乎句讀。龔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已來。編簡所存。大之爲河海。高之爲山嶽。文苑作泰山與上下

句不類明之爲日月。幽之爲鬼神。織之爲珠璣。華實變之爲雷霆風雨。奇辭奧旨。靡不通達。惟是鄙鈍。不

通曉於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益困。智或作身私自憐悼。悔其初心。髮禿齒豁。不見知己。夫牛角之歌。

辭鄙而義拙。琴操曰。寧戚飯牛車下。叩牛角而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短布單衣。機至。胛長夜漫漫。何時旦。齊桓公聞之。舉以爲相。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

左氏昭二十八年。叔向適鄭。慶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讓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攜

手以上。然則非言之難爲。聽而識之者難遇也。難爲屬上句。爲或作其。則屬下句。伏以閣下內仁而外義。行高而德鉅。尙

賢而與能。哀窮而悼屈。方本仁下賢下無而字。今詳此上下四句。本或皆有而字者。爲正。或皆無之。或

而不可讀。以爲古則不淳。以爲今則不響。不識其何意也。自江而西。旣化而行矣。今者入守內職。爲朝廷大臣。當天子新卽位。是歲八月。憲宗

卽汲汲於理化之日。出言舉事。宜必施設。宜或作計旣有聽之之明。又有振之之力。寧戚之歌。驥明之言。不發

於左右。則後而失其時矣。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南行詩一卷。舒憂娛悲。雜以瓌怪之言。時

俗之好。所以諷於口而聽於耳也。如賜覽觀。亦有可采。干黷嚴尊。伏增惶恐。愈再拜。

答尉遲生書下或注

愈白。尉遲生足下。或無愈白二字。尉音鬱。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

而未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爲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愈之所聞者如是。有問於愈者。亦以是對。今吾子所爲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以徵於愈。愈又敢有愛於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於今。或無復出古之道三字。吾子何其愛之異也。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於是。而非仕之謂。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以言。

答楊子書

此書答楊敬之凌之子也。所謂遠其兄甚者。謂誨之。諱之。馮之子。柳子厚所爲說車者也。此書貞元十七年作。

辱書。并示表記述書辭等五篇。比於東都。略見顏色。未得接言語。心固已相奇。但不敢果於貌定。果於或作果以。知人堯舜所難。舜或作帝。又嘗服宰子之誡。故未敢決然挹。亦不敢忽然忘也。到城已來。不多與人還往。友朋之中。所敬信者。平昌孟東野。東野。德州平昌人。東野矻矻說足下不離口。崔大敦詩不多見。敦詩名羣。每每說人物。亦以足下爲處子之秀。近又得李七翺書。李下或無七字。亦云足下之文遠其兄甚。下有或字。夫以平昌之賢。其言一人。固足信矣。況又崔與李繼至而交說邪。故不待相見。相信已熟。既相見。不要約已相親。審知足下之才。充其容也。今辱書乃云云。是所謂以黃金注重外而內惑也。莊子達生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昏。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然恐足下少年。與僕老者不相類。尙須驗以言。故具白所以。下或有也。字非是。而今而後。不置疑於其間可也。聞上或無其字。若曰。長育人才。則有天子之大臣在。若僕者守一官。且不足以修理。况如是重任邪。學問有

請學稼孔子使問之老農論語樊遲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夫馬之智不賢於夷吾農之能不聖於尼父然且云爾者然下或有則字非是聖賢之能多農馬之知專故也今愈雖愚且賤其從事於文實專且久則其贊王公之能而稱大君子之美不爲僭越也伏惟詳察愈恐懼再拜

上鄭尙書相公啓

鄭餘慶字居業元和三年以檢校兵部尙書兼東都留守公時爲都官員外郎分司東都

愈啓伏蒙仁恩猥賜示問猥或作俯若俯者事上之禮無者非是感戴戰慄慄或作慄若無所容措然尙有厥誠須盡露

於左右者敢避其煩黷懷不滿之意於受恩之地哉或無厥誠字讀或作濶字通用或作濶則詎矣又連下句讀之其誤益甚愈幸甚三得爲

屬吏元和元年九月餘慶爲國子祭酒公爲博士十一月餘慶爲河南尹公分司東都至是餘慶爲留守公爲都官員外郎朝夕不離門下出入五年方从杭蜀本

按出入漢人語多有之公作襄陽竊自計較受與報不宜在門下諸從事後較或作較故事有當言未嘗敢不

言有不便於己閣無於字非是輒吐私情閣下所宜憐也分司郎官職事惟祠部爲煩且重愈獨判二年日與宦

者爲敵相伺候罪過惡言詈辭狼藉公牒不敢爲恥實慮陷禍故前者懷狀乞與諸郎官更判意雖甚專

事似率爾言語精神不能自明不蒙察允遽以慙歸僶俛日日音泚遂踰累旬私圖其宜敢以病告鳴鳩

平均歌於國風詩曹國風鳴鳩刺不壹也在從事獨賢雅以怨刺詩小雅北山刺幽王也役使不均伏惟

俯加憐察閣無俯字錄無俯察二字俯或作特幸甚幸甚愈再拜

上留守鄭相公啓

元和五年冬改河南令以軍人事辨於留守鄭公其言剴切其退甚輕信乎史所謂篤道君子也

愈啓。愈爲相。官屬五年。辱知辱愛。伏念曾無絲毫事爲報答效。或無伏字日夜思慮謀畫。以爲事大君子當

以道。不宜苟且求容悅。故於事未嘗敢疑惑。宜行則行。宜止則止。止方並作爾。○按對上句行字義。當作止方本無理不詞。今改从衆。受容

受察。閣。杭本無受容字。非是。不復進謝。自以爲如此。真得事大君子之道。或無之字。今雖蒙沙汰爲縣。固猶在相公治下。

未同去。離門牆爲故吏。爲形跡嫌疑。改前所爲。以自疎外於大君子。外下或無於字。非是。固當不待煩說於左右而

後察也。人有告人辱罵其妹與妻。爲其長者得不追而問之乎。追而不至。爲其長者得不怒而杖之乎。坐

軍營操兵守禦。爲留守。出入前後驅從者。此真爲軍人矣。坐坊市賣餅。又稱軍人。則誰非軍人也。愚以爲

此必姦人以錢賂將吏。盜相公文牒。竊注名姓於軍籍中。以陵駕府縣。陵駕字見選沈休文論。此固相公所欲去。

奉法吏所當嫉。雖捕繫杖之未過也。嫉下或有矣字。未上或無之字。非是。未下或有至字。或作不至過。昨聞相公追捕所告受辱罵者。愚

以爲大君子爲政。當有權變。始似小異。要歸於正耳。軍吏紛紛入見告屈。爲其長者。長下或無者字。非是。安得不小

致爲之之意乎。未敢以此仰疑大君子。及見諸從事說。則與小人所望。信者少似乖戾。雖然。豈敢生疑於

萬一。必諸從事與諸將吏。未能去朋黨心。蓋覆黜黜。黜黜甚黑也。劉伶客至詩。黜黜元夜陰。○黜烏敢切。黜徒敢切。不以真情狀白。露左

右。小人受私恩良久。受私或作私受。○今按私受非是。然此七字爲句。語亦太煩。又下語便有私恨字。不應重複如此。疑此私字是衍文也。安敢閉蓄以爲私恨。不

一二陳道。伏惟相公憐察。幸甚幸甚。愈無適時才用。漸不喜爲吏。得一事爲名。可自罷去。不啻如棄涕唾。

無一分顧藉心。閣本名字在罷字下。而名字下更有一罷字。杭本無名字。可自作自可。亦無下罷字。一本或作可白罷。乃罷去。○今按此句。諸本皆不可讀。但別本作得一事爲名。可自罷去。比閣

本只移一名字。去一罷字。比杭本但增一名字。倒一自字。而文義通暢。略無凝滯。今從之。○又按此二書。誤字尤多。而開杭蜀本。又爲特甚。不知何故如此。大抵公於朝廷。或抵上官論時事。及戰事。則皆如公狀之體。不用古文奇語。此二篇亦其類也。竊意顧失大君子。纖芥意。如丘山重守官。去官。惟今日指揮。愈惶懼再拜。

卷十六

書

上宰相書

李肇國史補云。進士得第。謂之前進士。公貞元元年登第。後又試博學宏辭於禮部。又黜於中書。此貞元十一年。所以上宰相書求仕。凡三上不報。是年五月東歸。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書相公閣下。

書下或有于字。時宰相趙憚賈耽盧邁也。

詩之序曰。菁

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或作也。

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

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莪。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

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

也。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之。賜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

錫之。賜或作錫。或作以。

其卒章曰。汎汎楊舟。載沈載

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載也。

載。載也。或作載者。載也。或作載者。舟也。或作載。舟也。

沈。浮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才。無所不

取。若舟之於物。浮沈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

心上或無之字。君子之

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邵氏聞見錄云。退之於文不參用詩書之言。如

周天子實命其史臣克。作為駟駟泮闕之詩。使聲于廟。其用詩之法如此。上宰相書。解釋菁菁者莪。二百餘字。蓋少作也。云云。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

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天

下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然則下或無孰能至相乎。十

應然亦無孰長。幸今天下無事。小大之官。各守其職。或作錢穀甲兵之問。不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捨

此宜無大者焉。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退之以大曆三年。戊申生。至貞元十一年。乙亥。二十八年也。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

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雞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為利。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

心。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惑。與或音轉。居窮守約。或無守字。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

之辭。音隊。以求知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妖淫諛佞。譸張之說。音譸。無所出於其中。四舉於禮部。乃一得

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宮。其可懷。宮或作宅。方云。一畝之宮。本儒行語。公苗蕃誌。無宮以歸。今本亦誤。○今按二字無大利害。公

用儒行語。亦或有之。然謂其專用宮字。而不得更用宅字。則固矣。遑遑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飢不得食。恤恤乎。左昭十二年之文。恤恤。憂貌。寒不得衣。濱

於死。而益固得其所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為師。悼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

頤。雖不足當詩人。孟子之謂。子之下。或抑長育之使成材。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抑又聞古

之君子相其君也。之字或在君子下。或子下。別有之字。一夫不獲其所。若己推而內之溝中。今有人生七年。而學聖人之道。

以修其身。積二十年。十下或不得已一朝而毀之。是亦不獲其所矣。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

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寧往告焉。若不得志。則命也。志上或有其字。○今疑志

衍。其亦行矣。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二不字或皇則受之。而康

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皆與善之辭也。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矣。無而字。曰

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之謂也。抑又聞上之設官制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身也。

或無貴字。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者耳。下之修己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沒於利而榮於

名也。沒或作役。國語。重耳。不沒於利。注。沒。貪也。蓋將推己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於求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

一。其致焉耳。一作其致。或苟以是而爲心。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焉。不必讓

其自舉也。謙下或有於字。可進而進焉。不必廉於自進也。於下或抑又聞上之化下。或無得其道。則勸賞不必徧

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則或作其。○疑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也。或作今天下不由吏部而仕進

者。幾希矣。主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逸遺者。屢詔內外之臣。旁求于四海。求下或有儒雅而其至者。蓋闕焉。

豈其無人乎哉。亦見國家不以非常之道禮之。而不來耳。家下或彼之處隱就閒者。亦人耳。其耳目鼻口

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豈有異於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麋鹿之與處。猿狖之與居。○

音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從。方作俗。○今按後卷與馮宿書云。委曲從順。向風承意。則故甘心

諸本作從順者。固韓公常用之語也。方本語意拙澁。非是。

自絕而不悔焉。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

聞下或有今字。

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繪雕琢之文。

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者。

然後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畫。不繇是而

稍進。萬不有一得焉。

進下或有者字。

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

惟恐或作之恐。或無此二字。

其影響昧昧。惟恐聞於人

也。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

進或作上。而宰而爵。

或並無而字。而復出天子二字。或無於字。

枯槁沈溺。魁閣寬通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峨峨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矣。此所

謂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者也。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

指。念育才錫福之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進自舉之罪。思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

遺之士。庶天下之行道者。知所歸焉。

歸上或有依字。

小子不敢自幸。其嘗所著文。輒採其可者。于首錄在異卷。

冀辱賜觀焉。

或無致字。或無冀字。冀辱或作伏垂。

干黷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

後十九日復上書。

張子韶曰。退之平生木強人。而爲飢寒所迫。累數千言求官於宰相。亦可怪也。至第二書乃復自比爲盜賊管庫。且云大其聲而疾呼矣。略不知恥何哉。豈作

文者其文當如是。其心未必然邪。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向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

不敢逃遁。不知所爲。

或無逃字。

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

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

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仁或作人而之下有救字或作人而下無之字○今按此若作人之

語差凡故今且从方本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

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

悲也愈之彊學力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險夷愚上或有其字而愚下有也字也又行且不息以蹈於窮

餓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或作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

救歟不下或有之字有來言於閣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蒸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閣下且以爲仁

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或謂愈下或有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

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材能不足當吾賢相之舉耳材或作才能或不作不能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

者之爲耳或無之字又無也字或併無之耳非也非天之所爲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尙有自布衣蒙

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尙得自舉判官無聞於已仕未仕者或

使及二字非是聞况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禮記雜記曰管仲遇盜

或作聞或作問曰其所與遊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辭感不知所裁

亦惟少垂憐焉憐下或有愈再拜

後二十九日復上書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愈聞周公之爲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捉其髮。事見史記。輔相下或有也字。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

已除去。姦下或有人字。無欺字非是。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之在或無之字。天災時變。昆蟲草

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脩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

霑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

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

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

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託周公。疑此周公字當是國字。意下有以字。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

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捉髮爲勤而止

哉。維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今閣下爲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

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或無佞欺字。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

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脩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

之所霑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

於百執事。至比或作如比。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捉髮。亦宜引而進之。

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餘日或作日餘。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

關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閣下其亦察之。或無此六字。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

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

鄭之秦之楚也。之魯之齊之下。或並有於字。則去之宋或無則字。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

之行道者。道下字。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

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函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音朔。數或作孽。威或作孽。威無已。惴焉惟不得。山大賢之門下是懼。不得上或有恐字。亦惟少垂察焉。瀆冒威尊。惶恐無已。已或作無文。非是。愈再

拜。

答侯繼書繼與公同貞元八年進士第。公時以宏詞三試於吏部不售。故云。又為考官所辱。此貞元十一年上宰相書之前也。

裴子自城來得足下一書。明日又於崔大處。崔大名羣。字敦詩。得足下陝州所留書。翫而復之。不能自休。尋知足

下不得留僕。又為考官所辱。官一作功。欲致一書開足下。開或作聞。并自舒其所懷。含意連辭。將發復已。卒不能成

就其說。及得足下二書。凡僕之所欲進於左右者。足下皆以自得之。或無以字。○今按以已通。僕雖欲重

累其辭。諒無居足下之意外者。故絕意不為。雖欲或作雖復。或無之意二字。行自念方當遠去。潛深伏隩。與時世不相聞。

行或作亦。當或作將。隩或作奧。與或作與。雖足下之思我。無所窺尋其聲光。故不得不有書為別。非復有所感發也。

或無世字。○今按行疑當作復。

僕少好學問。自五經之外。百氏之書。未有聞而不求。得而不觀者。然其所志。惟在其意義所歸。至於禮樂之名數。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書。或無方藥二字。未嘗一得其門戶。雖今之仕進者。不要此道。然古之人。未有不

通此而能爲大賢君子者。子下或有事字。者下或有也字。僕雖庸愚。每讀書。輒用自愧。今幸不爲時所用。無朝夕役役之

勞。將試學焉。力不足而後止。猶將愈於汲汲於時俗之所爭。一作事。既不得而怨天尤人者。此吾今之志也。

此句或無今字。懼足下以吾退歸。因謂我不復能自彊不息。或無我字。故因書奉曉。冀足下知吾之退。未始不爲進。而

衆人之進。未始不爲退也。或無兩字。既貨馬。卽求船東下。二事皆不過後月十日。有相問者。爲我謝焉。月十日或

只作句字。或無我字。此下或有愈再拜字。

答崔立之書。立之字。斯立。貞元四年進士。唐進士禮部既登第後。吏部試之。中其程度。然後命之官。公貞元八年第進士。至是三試吏部不售。斯立以書勉之。而公以書答之也。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

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或無也字。足下猶復以爲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扳援古昔。○扳音攀。援于元切。辭

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之於上。或無之字。得下或有之字。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

然尙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或無之字。不能默默。聊復自明。自明或作明白。僕

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爲人之仕者。皆爲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

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爲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

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賦詩或作詩賦。僕以爲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或無

者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

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

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退下或有因字。類於或作類乎。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

○忸音頤。女夷切。既已爲之。則欲有所成就。所成或無此二字。或無所字。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

疑以爲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

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于是選。必知其懷

慙。乃不自進而已耳。或無相如二字。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或無進者二字。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

者。且使生於今之世。五或作敷。生或作出。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筭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

而爲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具或作完。窮孤或作孤窮。其大得。蓋欲以同吾

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爲必俟工人之剖。工人

或作良工。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刖足不爲病。卞和獻玉則足事。見韓非子。則足下或有而字。且無使勅者再剋。或作剋。則下同。誠足下

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捨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後進或作後振。尤非或作

非尤。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刖。足下無爲爲我戚戚也。或無足下字。或無復出爲字。或併無二爲字。非是。方今天下風俗

尙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尙有被甲執兵者。境或作地。或無境字。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爲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

得失。或無其字。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見西漢武帝時匈奴求和親博士狄山語。若都不

可得。猶將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終上或有字。作唐之一經。垂之

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爲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別也。又所

謂勅者。果誰哉。再剋之刑信如何也。刑或作形。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信或作伸。吾下或無之字。愈再拜。

答李翊書。翊或作翱。非也。真元十八年陸修佐主司權德輿於禮部。公以李翊薦於修用。是其年登第。此書其十七所作。歟。呂居仁云。退之此書。最見其爲文養氣妙處。

六月二十六日。或無此六字。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而恭或作之恭。非是。能如是。誰不欲告

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外或作餘。非是。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于其宮者焉。足

以知是且非邪。者下或有也。字焉。或作烏。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或無者字。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似

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取於人或無於字。下一語同。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邪。蘄勝於人而取

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下或有邪字。非是。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

而竢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暉。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

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餘年或作年餘。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兩或作秦。非聖人

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憂憂乎

其難哉。其觀於人也。下或有字。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

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音聿。其觀

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二則字下或並有心字。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

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後或作后。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

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或作府。無絕其源。亦作無虛其府。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

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

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邪。用與舍屬諸人。或無邪字。而有則

有邪字。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施或作垂。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爲後世法。如是者其

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或作乎。有志乎古者希矣。古下或有人字。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

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爲言之。愈白。樊汝霖云。自

夷至于江左。斯文掃地。唐與貞觀開元之盛。終莫能起。至貞元末而公出。於是六經之文。爲諸儒唱。其

觀於人也。笑之則心以爲喜者。大聲不入於里耳。而不笑不足以爲道。此公所以喜。若人人皆見而說之。

而譽之。斯亦淺矣。此所以爲憂。李漢所謂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者。其此

之謂歟。王荆公乃云。力去陳言。夸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好詆之過也。汨汨然來矣。浩乎其沛然者。皇甫

持正驗業所云。韓吏部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者。是也。上歐陽書亦云。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者。是也。

重答翊書答下或李字。

愈白李生。生之自道其志可也。其所疑於我者非也。人之來者。雖其心異於生。其於我也皆有意焉。君子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入。梳本作。非是。寧有不可告而告之。孰有可進而不進也。言辭之不酬。禮貌之不答。雖孔子不得行於互鄉。宜乎余之不爲也。方从三本無於字。非是。余或作愈。苟來者吾斯進之而已矣。烏待其禮踰而情過乎。雖然。生之志求知於我邪。求益於我邪。其思廣聖人之道邪。其欲善其身而使人不可及邪。其思上作及也。或其何汲汲於知而求待之殊也。賢不肖固有分矣。生其急乎其所自立。而無患乎人不已知。未嘗聞有響大而聲微者也。况愈之於生。懇懇邪。屬有腹疾。無聊不果自書。屬下或無有字。愈白。不下或無果字。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或作浙東觀察李中丞。或注巽字。元和五年八月。以巽兼御史中丞。充浙東觀察使。張籍時爲太常寺太祝。病眼。京師公於是爲之代書。

月日前某官某謹東向再拜。寓書浙東觀察使中丞李公閣下。寓或作獻。或無使字。籍聞議論者皆云。方今居古方伯連帥之職。坐一方得專制於其境內者。云上或無皆字。云下或無得字。惟閣下心事瑩瑩。呂角切。與俗輩不同。籍固

以藏之胸中矣。近者閣下從事李協律。翩到京師。籍於李君友也。友上或不見六七年。聞其至。馳往省之。

問無恙外。不暇出一言。且先賀其得賢主人。李君曰。子豈盡知之乎。吾將盡言之。言下無數日。籍益聞所

不聞。不聞或作未嘗。籍私獨喜。常以爲自今已後。已或作以。不復有如古人者。於今忽有之。退自悲不幸。兩目不見物。

無用於天下。退下或有而字。胸中雖有知識。家無錢財。寸步不能自致。今去李中丞五千里。何由致其身於其人

之側。開口一吐出胸中之奇乎。因飲泣不能語。或無能字。既數日。復自奮曰。無所能人。乃宜以盲廢。有所能人。

雖盲當廢於俗輩不當廢於行古人之道者。所能或並無所字浙水東七州戶不下數十萬。十或不百不盲者何限李

中丞取人固當問其賢不賢不當計盲與不盲也。計下或有其字當今盲於心者皆是若籍自謂獨盲於目爾其

心則能別是非。別上或有計字若賜之坐而問之其口固能言也幸未死實欲一吐出心中平生所知見

或無心中字閣下能信而致之於門邪。致或作置籍又善於古詩。於或作爲使其心不以憂衣食亂閣下無事時一

致之座側使跪進其所有閣下憑几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方云校本一云敲當作敵唐人多使敵字如虛

全詩敵金鏗玉擊或作拊或無之○今按方而敵字甚怪所引虛全詩當亦是誤本耳。夫盲者業專於藝必□故樂工皆盲。諸本專字在必字下今

而下缺一字疑是精字更詳之籍儻可與此輩比並乎。或無籍字或無比乎二使籍誠不以蓄妻子憂飢寒亂心有錢財

以濟醫藥其盲未甚庶幾其復見天地日月。幾下或無其字因得不廢則自今至死之年皆閣下之賜。下或有

下濟之以已絕之年賜之以既盲之視其恩輕重大小籍宜如何報也。閣下裁之度之。裁下或有無之字籍慙視再

拜。

答李秀才書李下或有師錫字或注圖南字李觀卒於貞元十年此書云故友元賓則當在十年後作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十年之前示愈別吳中故人詩六章其首章則吾子也盛有所稱引元賓行峻潔清

其中狹隘不能苞容。苞或作包於尋常人不肯苟有論說因究其所以於是知吾子非庸衆人。或有復出庸字或作庸庸之衆

時吾子在吳中其後愈出在外無因緣相見元賓既歿其文益可貴重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

則如元賓焉。杭本無既沒以下八字。非是。與方作以。○今按方以以爲正。邪。今者辱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

之聲容。恍若相接。讀其文辭。文辭。閣杭本。作命辭云。元賓所命意於辭也。○今按此文辭指李生所作耳。非謂元賓之辭也。正使實謂元賓之辭。作命辭亦無理。見元賓之

知人。交道之不汚甚矣。子之心有似於吾元賓也。矣。或作乎。或作乎。子之言以愈所爲。不違孔子。不以琢雕爲工。

將相從於此。愈敢自愛其道。而以辭讓爲事乎。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讀吾子

之辭。而得其所用心。將復有深於是者。與吾子樂之。况其外之文乎。與或作歟。屬上句。非是。愈頓首。

答陳生書。生下或有商字。或注師錫字。陳生以書求速化之術於公公。以待已以信。事親以誠。而告之以言。寡尤。行寡悔之說。無異君子之言。自衆人視之。雖若迂闊。而其理實如此。

愈白。陳生足下。今之負名譽。享顯榮者。在上位。幾人足下。求速化之術。不於其人。乃以訪愈。是所謂借聽

於聾。求道於盲。雖其請之勤。勤教之云云。未有見其得者也。或無有字。○今按有字。或當在此句。其字下。愈之志在古道。又甚

好其言辭。觀足下之書。及十四篇之詩。亦云有志於是矣。而其所問則名。所慕則科。故愈疑於其對焉。雖

然。厚意不可虛辱。聊爲足下誦其所聞。蓋君子病乎在己。而順乎在天。待己以信。而事親以誠。所謂病乎

在己者。仁義存乎內。彼聖賢者能推而廣之。而我益焉爲衆人。蓋焉或作蠢然。所謂順乎在天者。貴賤窮通之來。

平吾心而隨順之。不以累于其初。所謂待己以信者。己果能之。人曰不能勿信也。己果不能。人曰能之勿

信也。孰信哉。信乎己而已矣。方从閣杭本。無不至信也十字。文錄併上已字。亦無。○今按此閣杭本之謬。全無文理。而方信之誤矣。所謂事親以誠者。盡其

心不夸於外。先乎其質。後乎其文者也。後上或盡其心不夸於外者。不以己之得於外者爲父母榮也。名

與位之謂也。先乎其質者，行也。後乎其文者，飲食旨甘，以其外物供養之道也。行上或有文字，旨甘或作誠者，不欺之名也。待於外而後爲養，薄於質而厚於文，斯其不類於欺歟。果若是，子之汲汲於科名，以不得進爲親之羞者，惑也。速化之術，如是而已。古之學者，惟義之間，誠將學於太學，愈猶守是說而俟見焉。猶或作獨，見下或有知字。見胡旬切。公時爲博士也。愈白。

與李翱書與或作答

使至辱足下書。或無足下字。歡愧來并，不容于心。嗟乎！子之言意皆是也。僕雖巧說，何能逃其責邪。然皆子之

愛我多，重我厚，不酌時人待我之情，而以子之待我之意，使我望於時人也。僕之家本窮空，重遇攻劫。貞元

十五年宣武軍亂。衣服無所得，養生之具無所有。家累僅三十口，攜此將安所歸託乎。捨之入京，不可也。挈之而

行，不可也。足下將安以爲我謀哉。此句或無將安。此一事耳。足下謂我入京城有所益乎。謂上或有誠字，城或作誠。僕之有子

猶有不知者。之下或有所字。時人能知我哉。持僕所守，驅而使奔走，伺候公卿，開口論議，其安能有以合乎。或驅

作執。○今按作驅，即屬下句。作執，即屬上句。詳下文亦有復驅之使，就其故地之文，而持守執三字，語太繁複，故當以驅爲正。僕在京城八九年。謂應進士時。無所取資，日求

於人，以度時月。當時行之不覺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不知何能自處也。今年加長矣。長

或有已字，非是。復驅之，使就其故地，是亦難矣。所貴乎京師者，不以明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布衣韋帶之士，談

道義者多乎。不以上或有得字。以僕遑遑於其中，能上聞而下達乎。其知我者固少。或無我字。知而相愛不相忌者，又

加少內無所資外無所從終安所爲乎嗟乎子之責我誠是也愛我誠多也今天下之人有如子者乎或
字自堯舜已來士有不遇者乎無也子獨安能使我潔清不滂而處其所可樂哉或無非不願爲子之所
云者爲或力不足勢不便故也僕於此豈以爲大相知乎此謂張建封幕府謂累累隨行役役逐隊飢而
食飽而嬉者也飽而嬉或作渴而飲杭本嬉作悲云其所以止而不去者以其心誠有愛於僕也然所愛
於我者少不知我者猶多吾豈樂於此乎哉將亦有所病而求息於此也所愛或作其愛少上或有尤字
非是吾下或無豈字嗟乎子誠愛我矣子之所責於我者誠是矣然恐子有時不暇責我而悲我不暇悲我而自責
且自悲也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耳孔子稱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孔子上或有昔者字人不堪其憂
回也不改其樂彼人者有聖者爲之依歸聖上或無有字而又有簞食瓢飲足以不死去聲其不憂而樂
也豈不易哉若僕無所依歸無簞食無瓢飲無所取資則餓而死其不亦難乎子之聞我言亦悲矣嗟乎
子亦慎其所之哉離違久乍還侍左右當日懽喜故專使馳此候足下意并以自解此候杭本作候此
書春已時盡相似愈再拜說已見於彼矣

卷十七

上張僕射書

建封字本立。兗州人。貞元四年爲徐州刺史。徐泗濠節度使。十二年加檢校右僕射。以晨入夜歸爲不可。其不詔屈於富貴之人可知矣。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愈下或無之字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于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或忘非是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爲心喪或作哀或校作衷皆非是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爲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而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或無將字與而字下之所取下亦無者字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爲是。故爲下者不獲罪於上。爲上者不得怨於下矣。或作也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諸本皆如此。閻本二教字並作命。方从杭蜀苑。教作受命。所受教作所以受命云。考孟子上語當作受命。○今按依孟子則上語不當有受字。下語不當有以字。而二命字本皆作教。童而習者皆能知之。不知方氏何據而云考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己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己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文苑作而能愛而忘作而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此言進。或作言此不愛。二語並無者字。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爲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

而退

終或作中

率以爲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

聞下或無執事之三字

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

此

好或作待或作餘並無今從之

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執事之欲成

人之名如此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

屈於富貴之人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

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己

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

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則未也

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愈恐懼再拜

答胡生書

或作胡直均均或作鈞李肇國史補云文公引致後輩爲求科第多有投書請益者人謂韓門弟子云直均之求謁於公望其稱薦於公卿爲科第計公答之以不知者乃用

是爲謗信當時韓門弟子之衆也直均其後竟登貞元十九年第亦公稱道所致耶

愈頓首胡生秀才足下雨不止薪芻價益高生遠客懷道守義非其人不交得無病乎斯須不展思想無

已

非信道篤者其誰能之所示千百言略不及此而以不屢相見爲憂謝相知爲急謀道不謀食樂以忘憂

者生之謂矣顧無以當之如何

之徒於我厚者。知其賢時或道之。於生未有益也。未有所字。或不知者乃用是爲謗。不敢自愛。懼生之無益而有傷也。如之何。若曰。彼有所合。吾不利其求。則庶可矣。或無其字。○今按後卷答陳商書云。文雖工。不利於求。則此其字亦當作於。生又離鄉邑。去親愛。甘辛苦而不厭者。本非爲是也。如之何。愈之於生。旣不變矣。戒生無以示愈者。語於人。語或用息不知者之謗。生慎從之。講禮釋友二篇。比舊尤佳。或作嘉。又作加。志深而喻切。因事以陳辭。古之作者。正如是爾。愈頓首。

與于襄陽書與或作上。于頓字允元。貞元十四年九月。以工部尚書爲山南東道節度使。○頓音迪。

七月三日。書稱守國子四門博士。當在貞元十八年秋也。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尚書閣下。士之能享大名顯當

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前焉。士之上或有夫。字達或作進。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

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後焉。莫爲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

也。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援。下之人無可推歟。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疎也。其故在

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

者之所爲。皆過也。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此言久矣。未嘗敢以

聞於人。矣下或側聞閣下抱不世之才。抱。閣。杭。蜀。本作苞。文選。包。多作苞。陳寶碑。所謂苞靈。曜之純是也。

从諸本特立而獨行。道方而事實。立下或卷舒不隨乎時。文武唯其所用。豈愈所謂其人哉。抑未聞後進

之士有遇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者。豈求之而未得邪。或無將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將或雖遇其人未暇禮邪。何其宜聞而久不聞也。愈雖不材。其自處不敢後於恆人。閣下將求之而未得歟。古人有言。請自隗始。郭隗答燕昭王語。事見史記戰國策。言下或有曰字。非是。○隗五賄切。愈今者惟朝夕芻米僕賃之資是急。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而足也。享或作宴。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功下或無而字。雖遇其人未暇禮焉。非是。則非愈之所敢知也。世之齷齪者。既不足以語之。以一作與。以與義通。○齷測角切。磊落奇偉之人。磊魯魯切。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謹獻舊所為文一十八首。如賜覽觀。亦足知其志之所存。愈恐懼再拜。

與崔羣書 羣字敦詩。清河人。貞元八年。中進士第。時為宣州判官。而公為國子四門博士。

自足下離東都。公時在徐州幕。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貞元十二年八月。以崔衍為

幕府。公送揚儀之序。亦云。當今藩翰之賓客。惟宣州多賢。與之遊者。二人焉。隴西李博。清河崔羣。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

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況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或無百千輩三字。○今按諸本及詳文勢。皆當有此三字。但不知指何人而言耳。豈

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邪。靈臺字見莊子。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以北。將息之道。當先理

其心。心閑無事。然後外患不入。或無無事二字。患或作達。或無不入二字。皆非是。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

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况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邪。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為足下

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為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也上或無者字。僕自

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爲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或無所與二字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不可。悔之下或有亦字。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諸或作此。或無諸字。至於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服或作伏。言或作百。又無尤字。皆非是。窺之闢奧。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麤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后自明邪。自明或作明白。非是。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爲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胸中耳。爲上或無以字。既謂能相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上好惡字。或作法。非是。然本字亦未安。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伏其爲人。以是而疑之耳。伏或作服。或無耳字。僕應之曰。鳳皇芝草。賢愚皆以爲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食上或於字。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粱也。膾也。炙也。音。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於吾或作吾於。非是。或無所字。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恒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恒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旋或作旅。非是。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或無意字。非是。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

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邪。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

惡如此之異者。况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况又時有兼得者邪。崔君

崔君無怠無忘。或作崔君無怠。崔君無怠。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潁之上。當亦終得之。

伊潁。二水名。潁。近者尤衰憊。蒲拜。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左氏僖公五年。輔車相依。唇亡齒寒。注云。車謂車牙。○車尺奢切。目視昏

花。尋常閒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亦白。或作已白。其一。或無一字。鬚。或作鬢。僕

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彊。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

滿前。能不顧念。或無小字。或無女字。滿下。或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足下可

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愈再拜。

與陳給事書。京字慶復。大曆元年。中進士第。貞元十九年。將禱。京奏禱祭必尊太祖。正昭穆。帝嘉之。自考功員外。遷給事中。公於十九年冬。貶陽山。此書當在京遷給事後作。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閣下

位益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候下。或無於字。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或無益字。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

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

隔之疏。加之不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由是閣下之庭。無愈之跡矣。專上。杭本有辱字。忌者。或作忌。始。生

之跡上。或有也。字皆非是。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溫乎其容。若加其新也。若上。或有其字也。下。或有矣字。下。句

下文閱屬乎其言若閱其窮也。屬或作屬或从文苑云屬猶附屬連屬之屬決非屬字也退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

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于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情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若

或並有其字愚或作言其情或作於情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情

也乃所以示其意也。示或作不盡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爲復志賦已下十

首爲一卷卷有標軸。所爲下或有文字下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邵氏聞見錄云唐人有生紙有熟紙所

故不用退之云送孟郊序用生紙急於自解不暇擇耳今人少有知者不加裝飾皆有楷字注字處。楷下或無字字急於自解而謝不能竣更寫閣

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意或作言愈恐懼再拜。

答馮宿書。宿字拱之婺州東陽人公同年進士分教東都時作

垂示僕所闕非情之至僕安得聞此言。或無得字朋友道缺絕久。諸本久下有矣字方从閣杭本云漢武紀夷

無無利害姑从方本但未有以見其必用漢紀中語而決無此字耳無有相箴規磨切之道僕何幸乃得吾子僕常閱時俗人有耳不自聞

其過懷懷然惟恐己之不自聞也。音懷而後有望於吾子矣然足下與僕交久僕之所守足下之所

熟知在京城時囂囂之徒。音囂相訾百倍。音紫足下時與僕居。僕居或作並居或無僕字或無居字朝夕同出入起居亦見

僕有不善乎然僕退而思之雖無以獲罪於人亦有以獲罪於人者。思下或無之字下獲字或作誤字今

服亦無理疑上句人僕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貴人之門人之所趨僕之所傲與己合者則從之遊不合者

雖造吾慮未嘗與之坐造或作居此豈徒足致謗而已不戮於人則幸也追思之可為戰慄寒心故至此已來

已或作以剋己自下雖不肖人至未嘗敢以貌慢之况時所尚者邪以此自謂庶幾無時患不知猶復云云也

聞流言不信其行禮記儒行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行下孟切嗚呼不復有斯人也君子不為小人之恟恟而易其行或無字

勇切許僕何能爾委曲從順向風承意向或作望汲汲恐不得合猶且不免云云命也可如何且下或有懼字或無字然子

路聞其過則喜禹聞昌言則下車拜此本孟子之說古人有言曰告我以吾過者吾之師也過上或無字願足

下不憚煩苟有所聞必以相告吾亦有以報子不敢虛也不敢忘也下或有愈再拜字與衛中行書同或作頓首

與衛中行書中行字大受御史中丞晏之子貞元九年進士公始從董晉汴州張建封徐州二公甫卒而軍皆亂大受喜公脫禍以書遺公公後寓東都作此書與之故言其窮居之

云狀

大受足下辱書為賜甚大然所稱道過盛豈所謂誘之而欲其至於是歟不敢當不敢當其中擇其一二

近似者而竊取之無一下或無二字則於交友忠而不反於背面者少似近焉亦其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敢

自謂能爾也不敢當不敢當或無此六字至於汲汲於富貴以救世為事者皆聖賢之事業知其智能謀力能

任者也謀上或無能字謀下或有與字而屬下句如愈者又焉能之始相識時方甚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於汴徐二州僕皆

為之從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時豐約百倍足下視吾飲食衣服亦有異乎然則僕之心或不為此汲汲

也其所不忘於仕進者亦將小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凡禍福吉凶之來似不在我惟君子得禍為

不幸而小人得禍爲恒君子得福爲恒而小人得福爲幸爲幸或作爲不幸非是以其所爲似有以取之也必曰君

子則吉小人則凶者不可也吉下或有字賢不肖存乎己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石大任曰韓愈謂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以予觀之貴與

賤存乎天可也禍與福存乎天則不可也蓋禍與福在己而名聲之善惡存乎人存乎己者吾將勉之存已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是禍與福皆存乎己歟

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哉足下曰命之窮通自我爲之吾恐

未合於道足下徵前世而言之則知矣若曰以道德爲己任窮通之來不接吾心則可也窮居荒涼草樹

茂密出無驢馬因與人絕一室之內有以自娛足下喜吾復脫禍亂不當安安而居遲遲而來也而居或作於居

是非

上張僕射第二書公此書諫張建封擊毬事第二書者或指前論晨入夜歸爲第一書也觀堂劉夷叔云退之諫張僕射擊毬書纔數百言使人意動神悚子厚勸李睦州服氣

書費千餘言乃反緩而不切人才相去不可及哉

愈再拜以擊毬事諫執事者多矣諫或作陳諫者不休執事不止此非爲其樂不可捨其諫不足聽故哉蜀本

如此而或從諸本哉作也今以下兩句推之作哉近是蓋此非至故哉十五字當作蜀本一句諱之乃得其意或者又云哉字恐是邪字聲訛爲也今作邪字讀之文理尤順諫不足聽者辭不足

感心也心上或有人字樂不可捨者患不能切身也身上一人字今之言毬之害者必曰有危墮之憂墮或作墜有激射

之虞小者傷面目大者殘形軀執事聞之若不聞者其意必曰進若習熟則無危墮之憂避能便捷則免

激射之虞小何傷於面目大何累於形軀者哉愈今所言皆不在此其指要非以他事外物牽引相比也

特以擊毬之間之事明之耳。

事上或無之字。

馬之與人。情性殊異。至於筋骸之相束。血氣之相持。安佚則適。勞頓

則疲者同也。乘之有道。步驟折中。少必無疾。老必後衰。及以之馳毬於場。蕩搖其心。腑振撓其骨。筋

氣不及出入。走不及迴旋。遠者三四年。近者一二年。無全馬矣。然則毬之害於人也決矣。諸本皆如此。杭本決下無矣字。

○今按上句有矣字。此句亦須有矣字。語勢方殺。杭本只是偶然脫漏。不謂後人信之過甚。而使韓公爲是歇後。不了之語也。今當以諸本爲正。凡五藏之繫絡甚微。坐立必懸

垂於胸臆之間。臆或作腹。而以之顛頓馳騁。嗚呼其危哉。春秋傳曰。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

左氏昭二十八年叔向之辭。雖豈弟君子。神明所扶持。然廣慮之。深思之。亦養壽命之一端也。雖或作惟。愈恐懼再拜。

與馮宿論文書或無論文字。公此書於汴州作。

辱示初筮賦。筮或作仕。實有意思。但力爲之。古人不難到。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何下有或有字。而無

得字。僕爲文久。每自則意中。以爲好。則人必以爲惡矣。則人或作即人。必下或無以字。小稱意。人亦小怪之。亦上或大稱意。

即人必大怪之也。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慙。及示人。則人以爲好矣。俗下下或無文字二字。而有者字。則人或無則字。

小慙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慙者即必以爲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於今世也。然以竢知者知耳。直或作

今字。然以或作然而。昔揚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或無之。言二字。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揚子雲。必好之

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揚子雲。可歎也。其時桓譚亦以爲雄。書勝老子。或無字。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

與老子爭彊而已乎。此未爲知雄者。未爲或作不爲。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爲其師之書勝周易。師上或無其字。然侯之

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如何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不疑耳。或作矣。足下豈不謂然乎。近李翱從僕學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業。有張籍者。年長於翱。長上或無年字。而亦學於僕。其文與翱相上下一二年。業之庶幾乎至也。幾下或有至字。然閱其棄俗尙而從於寂寞之道。以之爭名於時也。此下或有未知果能不叛去乎八字。又或疑此句上有然字。然字未可知。是字。感足下能自進於此。故復發憤一道。久下或有而字。非是。愈再拜。

與祠部陸員外書。外下或有或薦士字。貞元十八年中。書舍人權德輿典貢舉。陸德佐之。公時爲四十九年。劉述古以二十一年。李紳以元和元年。張後余張弘以二年。皆相繼登科。獨韋羣玉不見于記。非公薦進之力歟。宜當是時。皆爭爲韓門弟子也。

執事好賢樂善。孜孜以薦進良士。明白是非。爲己任。方今天下一人而已。愈之獲幸於左右。其足跡接於門牆之間。或無跡字。陞乎堂而望乎室者。亦將一年于今矣。念慮所及。輒欲不自疑。外竭其愚而道其志。况在執事之所孜孜爲己任者。得不少助而張之乎。誠不自識其言之可采與否。其事則小人之事。君子盡心之道也。天下之事。天下之事。或作天下之士。謂有待而爲則事字爲當。不可遽數。又執事之志。或有待而爲。未敢一二言也。今但言其最近而切者爾。執事之與司貢士者。相知誠深矣。誠或作識。彼之所望於執事。執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謂至而無閒疑矣。或無矣字。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志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其求。順乎其必從也。執事之知人。其亦博矣。夫子之言曰。舉爾所知。然則愈之知者。亦可言已。或作矣。或作也。文章之尤者。有候

喜者貞元十九年喜中進士第終國子主簿侯雲長者貞元十八年雲長中進士第喜之家在開元中衣冠而朝者兄弟五六人及喜之

父仕不達棄官而歸喜率兄弟操耒耜而耕于野或無于野字地薄而賦多不足以養其親則以其耕之暇其耕

之暇或作非耕之時或作其暇之時讀書而為文以干於有位者而取足焉喜之文章學西京而為也京或作漢或作漢西京舉進士

十五六年矣雲長之文執事所自知其為人淳重方實可任以事其文與喜相上下有劉述古者貞元一十一年

述古中進士第其文長於為詩文麗而思深當今舉於禮部者其詩無與為比而又工於應主司之試其為人温

良誠信無邪佞詐妄之心邪佞詐妄或作邪妄詐佞彊志而婉容和平而有立其趨事靜以敏著美名而負屈

稱者其日已久矣或無矣字或作爲日久矣有韋羣玉者貞元十七年吏部侍郎韋夏卿爲京兆尹公所薦十人九第

即羣玉也京兆之從子其文有可取者其進而未止者也其為人賢而有材方作行○今按賢即志剛而氣和

樂於薦賢爲善其在家無子弟之過居京兆之側遇事輒爭不從其令而從其義求子弟之賢而能業其

家者羣玉是也能上或無而字凡此四子皆可以當執事首薦而極論者主司疑焉則以辨之問焉則以告之未

知焉則殷勤而語之語或作論或無有字期乎有成而後止可也有沈杞者貞元十八年中進士第張菡者元和二年弘中進

登科尉遲汾者貞元十八年中進士第李紳者紳元和元年進士第張後餘者貞和二年後李翊者貞元十八年中進士第或文

或行皆出羣之才也凡此數子與之足以收人望得才實主司疑焉則與解之與解或作以解問焉則以對之廣

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往者陸相公司貢士貞元八年陸贄知舉賈稜考文章甚詳愈時亦幸在得中或無亦字

或無幸字。而未知陸之得人也。其後一二年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蕭王郎中礎佐之。蕭字敬之。礎大曆七年中第。梁舉八人無有失者。歐陽詹傳云詹與韓愈李觀李緯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梁舉八人疑此是也。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相之考文章甚詳也。待梁與王如此不疑也。梁與王舉人如此之當也。人下或無如此字。至今以爲美談。自后主司不能信人。人亦無足信者。故蔑蔑無聞。蔑蔑或作蔑然。今執事之與司貢士者有相信之資。謀行之道。謀上或有與字。惜乎其不可失也。方今在朝廷者多以遊讌娛樂爲事。獨執事眇然高舉。有深思長慮。爲國家樹根本之道。宜乎小子之以此言聞於左右也。愈恐懼再拜。

卷十八

書

與鳳翔邢尙書書

或作京西節度使邢尙書邢謂邢君牙也。

愈再拜。布衣之士。身居窮約。不借勢於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業顯著。不借譽於布衣之士。則無以廣其名。是故布衣之士。雖甚賤而不諂。王公大人。雖甚貴而不驕。其事勢相須。其先後相資也。今閣下爲王爪牙。爲國藩垣。威行如秋。仁行如春。戎狄棄甲而遠遁。朝廷高枕而不虞。是豈負大丈夫平生之志願哉。豈負明天子非常之顧遇哉。下豈上或赫赫乎。泱泱乎。或無泱泱乎三字。○泱音光。功業逐日以新。名聲

隨風而流。宜乎謹呼海隅。高談之士。奔走天下。慕義之人。使或願馳一傳。傳。驛遞也。周禮。大僕。傳達于四方。音轉。或願操一

戈。操上或無。或願二字。納君於唐虞。收地於河湟。或作。障。然而未至乎是者。蓋亦有說云。蓋亦或作亦。蓋說。上有其字。非是。豈非待士

之道未甚厚。遇士之禮未甚優。請粗言其事。閣下試詳而聽之。夫士之來也。必有求於閣下。夫以貧賤而

求於富貴。正其宜也。閣下之財。不可以徧施於天下。在擇其人之賢愚。而厚薄等級之可也。假如賢者至。

閣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日字。或無。假如愚者至。閣下以千金與之。賢

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亦或作又。杭本無賢者至。與之九字。非是。日或作亦。欲求得士之道。盡於此而

已。欲求士之賢愚。在於精鑒博采之而已。得或作待。已下。或並有矣字。精鑒於己。固已得其十七八矣。或無。固字。又博采於

人。百無一二遺者焉。若果能是道。能或作行。或。愈見天下之竹帛。不足書閣下之功德。下或有。矣字。天下之金石。不足

頌閣下之形容矣。愈也。布衣之士也。布上或有。固字。士下或無也。字。生七歲而讀書。十三而能文。二十五而擢第於春官。

以文名於四方。前古之興亡。未嘗不經於心也。當世之得失。未嘗不留於意也。常以天下之安危在邊。常或

警。故六月于邁。來觀其師。及至此都。徘徊而不能去者。比上或無。至字。不上或無。而字。能下或有。速字。去或作進。不能去。或作不敢。速進。誠悅閣

下之義。願少立於堦墀之際。或作。下。望見君子之威儀也。居十日而不敢進者。誠以左右無先為容。進下或有。字。

誠字或在容字下。容下或有也。字。懼閣下以衆人視之。則殺身不足以滅恥。徒悔恨於無窮。故先此書。序

或無以左。至為容七字。皆非是。其所所以來之意。閣下其無以為狂。而以禮進退之。幸甚幸甚。愈再拜。先下或有。陳字。書下或有。陳字。皆非。是來之下。或復有之。字。其無以。或無。

其字或無以字。○洪慶善年譜云：公以貞元八年壬申二十五歲中第，十一年乙亥二十八歲上宰相書，求官不得而歸。出潼關作二鳥賦，又據程致道說：既出潼關，因遊鳳翔，上邢君牙書。○今按程說大謬，蓋賦序言五月過潼關，而此書言六月至鳳翔。潼關在長安之東，鳳翔在長安之西，相距六百餘里，豈有五月方東出潼關而六月遽能復西至鳳翔之理？此書決非此年所作，必是八年以後十年以前，嘗至鳳翔而有此書。岐山下等詩也。

爲人求薦書

某聞木在山，馬在肆，遇之而不顧者，遇或作過。雖日累千萬人，未爲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匠

字見莊子。伯樂遇之而不顧，伯樂顧馬事。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某在公之字下，非一日，而又

辱居姻婭之後，是生于匠石之園，長于伯樂之廐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或無

有字，云下或有耳字，或有爾字。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若下或有千字，而無比字，或無等字，是以冒進

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已。然執事其知某如何哉？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

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某與其事頗相類，是故終始言之耳。某再拜。諸本皆如此，獨闕杭本以其知某

以下四十三字。○今按此書本爲人求薦，而杭本曰執事其如何哉，則似決以其人力不能薦已矣。故

諸本或作執事其知某如何哉，語意似協，而亦未有懇切必求之意。又無結末收拾之語，故又繼以鬻馬

之說，文意方似粗足。然亦重復無奇，文意首尾不甚通暢，恐尙有脫誤處，更詳之。

應科目時與人書。或作與韋舍人，卽貞元九年宏詞試也。月日愈再拜。一云應博學宏詞前進士韓愈謹再拜上書舍人閣下。天池之濱，大江之濱，扶文切。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

匹儔也。

匹或作比。

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于天不難也。

有地下或地字。

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

途絕險爲之關隔也然其窮澗不能自致乎水爲猿獼之笑者。

禮記：獼祭脫選獼獼啖。蓋十八九矣。或無

矣。或作年。方從謝本云。唐舉子禮部及第例須守選。選未滿。或就制舉。或書判拔萃。方獲出仕。此書謂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是專指宏詞試也。言世之嗤笑者十而八九。乃上宰相書所謂得其所者爭笑

之是也。本多作八年。其義非也。

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

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視也。其

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

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而轉或作而輪轉之清波或作轉致之波濤。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

在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鳴或作呼。鳴下或有且字。或作而鳴且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疎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

之。

答劉正夫書

正或作前。此書謂賢尊給事者。劉伯芻也。伯芻三子。寬夫。端夫。巖夫。無名。正夫者。故蜀本刊作前。豈正夫即前夫邪。今且從舊。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賤教以所不及。既荷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或無凡字。

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

獨有接後輩名。接後輩下或有之字。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爲文宜何師。必謹對曰

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爲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

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諸本無爾如是字已下有矣字謝校矣作爾或作耳李習之云天下之語文章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而不當易其愛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主也書曰朕聖謔說珍行震驚朕師詩曰苑彼柔桑其下侯句此非易也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詩曰十畝之閒兮桑者閑閑兮此非難也非固開其爲此而禁其爲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觀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沈浮或作浮沈不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李習之云義雖深理雖當辭不工者井乃能獨立於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不成文宜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不文傳之不遠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爲文或無進字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爲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若上或無要字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無下或無自字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尙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爲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爲說耳。顧常或作必常或作顧常愈於足下忝同道而先進者又常從遊於賢尊給事既辱厚賜又安得不進其所有以爲答也。足下以爲何如。或作如何愈白。

答殷侍御書

殷侗也或注御字非是公嘗薦侗堪任御史大夫太常博士後又有序遂其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副李季誠使回鶻則知殷侍御爲侗無疑序作

於元和十二年此書曰八月

某月日愈頓首辱賜書周覽累日竦然增敬蹙然汗出以慙愈於進士中粗爲知讀經書者一來應舉事

隨日生。雖欲加功。竟無其暇。遊從之類。相熟相同。不教不學。悶然不見己缺。日失月亡。以至於老。月或作日。所

謂無以自別於常人者。每逢學士真儒。歎息踟躇。上子六反。愧生於中。顏變於外。不復自比於人。句前者下資昔反。

蒙示新注公羊春秋。前者或作前。非是。又聞口授指略。私心喜幸。恨遭逢之晚。願盡傳其學。職事羈纏。未得繼請。

怠惰因循。不能自彊。此宜在擯而不教者。今反謂少知根本。其辭章近古。可令敍所注書。惠出非望。承命

反側。善誘不倦。斯爲多方。敢不喻所指。八月益涼。時得休假。或作暇。儻矜其拘綴不得走請。務道之傳而賜

辱臨。執經座下。獲卒所聞。是爲大幸。况近世公羊學幾絕。何氏注外。不見他書。後漢何休作春秋公羊解詁。聖經賢傳。

屏而不省。要妙之義。無自而尋。非先生好之樂之。味於衆人之所不味。務張而明之。其孰能勤勤繕繕若

此之至。繕繕或作拳拳。固鄙心之所最急者。如遂蒙開釋。章分句斷。其心曉然。直使序所注。挂名經端。自託不腐。

其又奚辭。或作詞。將惟先生所以命。愈再拜。

答陳商書 公爲國子先生時。商未第。以文求益而答之也。商後元和九年進士第。唐志有商集十七卷。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知識。且喻以所守。幸

甚。知或作智。且或作具。愈敢不吐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或無者字。立

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諸本皆如此。方獨从闕。杭本以律呂二字爲宮字云。

國語。琴瑟尙宮。鐘尙羽。重者從細。輕者從大。○今按方氏所引國語是也。然凡作樂者。八音並奏。而其音之中。大者爲宮。細者爲羽。莫不皆有五聲之序。又以六律六呂節之。然後聲之大細得其次第。而不差。

書所謂聲依永律和聲而八音克諧是也其曰琴瑟尚宮者非謂琴瑟只有宮聲也但以絲聲太細恐其掩於衆樂而不可聽故大其器使其聲重大而與衆樂相稱耳其中固自有五聲而聲必中律呂也方意似以琴瑟專爲宮聲而不用它律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雖工如王不好何瑟字句絕諸本如此方呂者故特取此誤本耳今從諸本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雖工如王不好何獨以鼓爲瑟而爲句絕其下瑟字乃屬下句曾本上亦作瑟而下作之皆非是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無也字皆非是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道於此世求上或有也字道而爲文必使一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雖工不利於求雖或作誠或雖上有誠字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爲不也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之言下或無之字惟吾子諒察愈白

與孟尚書書

孟下一有簡字孟簡字幾道德州平昌人最嗜佛嘗與劉伯芻歸登蕭儂譯次梵言者公元和十四年以言佛骨貶潮州與潮僧大顛遊人遂云奉佛氏其冬移袁州明年簡移書言及公作此書答之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

元和十五年貶太子賓客分司孟簡吉州司馬

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

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或無吉州二字下云被吾兄二十四

來示三十八字但云蒙惠書○今按閣杭乃節本諸潮州時元和十四年正月公謫潮州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

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無下或有者字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

司馬溫公書心經後曰世稱韓文公不喜佛嘗排之予觀其與孟尚書論大顛云能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乃知公於書無所不觀蓋嘗徧觀佛書取其精粹而排其糟粕耳不然何以知不爲事物侵亂爲學佛者所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來往要自至難得十一字諸本皆如此閣杭

○今按此書稱許大類之語，多為後人妄意隱避，刪節太過，故多脫落，失其正意。如上兩條，猶無大利害。若此語中刪去五字，則要自以為難得一句，不復成文理矣。蓋韓公之學，見於原道者，雖有以識夫大用之流行，而於本然之全體，則疑其有所未睹。且於日用之間，亦未見其有以存養者，察而體之於身也。是以雖其所以自任者，不為不重，而其平生用力深處，終不離乎文字言語之工。至其好樂之私，則又未能卓然有以自拔於流俗，所與遊者，不過一時之文士，其於僧道，則亦僅得毛千暢觀靈惠之流耳。是其身心內外，所立所資，不越乎此。亦何所據以爲息邪距詖之本，而充其所以自任之心乎？是以一旦放逐，憔悴亡聊之中，無復平日飲博從之樂，方且鬱鬱不能自遣，而卒然見夫瘴海之濱，異端之學，乃有能以義理良勝，不爲事物侵亂之人，與之語，雖不盡解，亦豈不足以為蕩滌惰窳，而暫空其滯礙之懷乎？然則凡此稱譽之言，自不必諱，而於公所謂不求其福，不畏其禍，不學其道者，初亦不相妨也。雖然，使公於此能因彼稱譽之言，而悟我黍稷之未熟，一旦醜然反求諸身，以盡聖賢之蘊，則所謂以理自勝，不爲外物侵亂者，將無復羨於彼，而吾之所以自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慶下或無自字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見詩旱麓篇傳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見左氏昭公二十年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禍祟，或作福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况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布森或作森布。○今按公進平淮西碑狀亦有森列字可考。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閒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或作非大惑歟。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子下或有字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或復出聖賢之道不明六字則三綱淪而九法斲，都故切禮樂崩而夷狄橫，戶孟切幾何其不爲禽獸也。故

曰能言拒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揚子雲云或作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

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至或作煨。非是其經。或作經書。或下有書字。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

滅漢興。且百年。尙未知脩明先王之道。其后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尙皆殘缺。十亡

二三。尙皆或無尙。字。或作皆尙。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

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

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尙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

已。崇。方作貴。上又有知字。○今按宗上已有知字。王上又有貴字。不應複出。方本非是。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

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向或作荀。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後漢南蠻傳。衣裳班闌。語言侏離。○侏音朱。故愈嘗推尊孟

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蘇軾曰。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子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自春

學。遂行。秦以是喪。至於勝。廣劉項之禍。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漢氏已來。或無氏字。羣儒區區修補

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縣縣延延。寔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閒。鼓天下之衆

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甚或作耳。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木鴈鄭少微曰。孟韓之功。其

子於楊墨。方其始也。禽獸視之。而愈則曰。火其書。廬其居。人其人。一旦逃而歸也。孟子受之而已矣。而愈

則序文。暢詩墨觀。此其同者二也。孟子曰。堯舜不徧愛。愈親賢也。愈則曰。一視而同仁。孟子言必稱堯舜。

愈則曰。王易王。霸易霸也。孟子曰。性本善也。而愈品爲三。孟子曰。墨亂孔也。而愈合爲一。孟子言必稱堯舜。

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相傳。而或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鄧瑀曰。韓愈始論佛骨。似有闕邪說距詖行之意。斥守潮陽。與大顛往來海濱。及得孟簡書。文過飾非。至今往往傳其真。與大顛對釋氏之徒。撰大顛之辭。以非之。誠自取也。交可不擇哉。

答呂鑿山人書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史記魏公子無忌。昭王少子。安釐王異母弟也。安釐王卽位。封公子侯。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信音申。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僕下或無者字。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朴茂之美。意恐未礪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爲書。各自名家。或無書各自名四字。非是。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或作實。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成熟乎。將以爲友也。其未成熟乎。或作邪。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趨下或有其字。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習熟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方從闢本。意今在。謂意之所嚮也。左氏晉君少安不在諸侯。趙穿有寵而弱不在軍事。漢書王莽意不在哀。義祖此也。○今按。但如諸本語意已足。不假在字爲奇也。政使能奇亦復幾何而已。不勝其贊矣。此近世所謂古文者之弊。而謂韓公爲之哉。恐闕本初亦失誤。而方乃曲爲之說。以誤後人。故不可以不辨。或者又疑在亦草書者字之誤。更詳之。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

務欲進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閒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鞋破上或無衣字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下或有字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真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者灼灼明矣阿曲或無曲字或作効俗或阿上仍有効字或作効阿俗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熏之聽僕之所為少安無躁愈頓首

答渝州李使君書

或注方古二字方古貞元十二年進士書所言河南事迹或以公嘗為河南令疑其指此然觀書意當是李使君以河南事迹囑公有言於朝也

乖隔年多不獲數附書

狀下有或字

慕仰風味未嘗敢忘使至連辱兩書

連辱或作辱連紙

告以恩情迫切不自聊賴

重序河南事跡本末文字網密典實可尋而推究之明萬萬無一可疑者

河南闕房式也式為河南尹其作難暑牒首曰闕副曰式參謀曰符欽想所為有重字

急哉是比數愈於人而收之於下有或字何幸之大也愈雖無節概知感激知上疑脫一字若使在形勢親狎於要路

有言可信之望雖百悔吝不敢默默信或作伸或云信音伸之下或無望字敢下或無覆出默字○今按其義通矣

今既無由緣進言言之恐益累高明是以負所期待竊竊轉語於人不見成效此愈之罪也然

不敢去心期之無已去心或作忘去其心以報見待惟且遲之勿遽捐罷幸甚疑衍○又按此書題一作

狀故其詞亦用莊子云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者聖也傳曰君子俟命然無所補益進其厭飫者祇

俗體不甚作文

增愧耳。良務寬大，愈再拜。

答元侍御書

公拜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元稹以書言甄濟父子事。丐公筆之於史。公以此答之。此書蓋元和九年在史館時作。

九月五日。愈頓首。微之足下。前歲辱書論甄逢。父濟。音真。甄識安祿山必反。卽詐爲暗棄去。或祿山反。有名號。又逼致之。濟死。執不起。卒不汙祿山父子事。又論逢知讀書。刻身立行。勤已取足。不干州縣。斥其餘。

以救人之急。足下繇是與之交。欲令逢父子名迹存諸史氏。或作事。非是。足下以抗直喜立事。抗或作伉。斥不得立

朝。失所不自悔。元和五年。稹以監察御史分司東都。執政以其年少。務作威福。江陵府士曹喜事益堅。微之乎。子真安而樂之者。謹詳足下所

論載。校之史法。若濟者。固當得附書。附字疑衍。蓋濟自合立傳。不應言附書也。今逢又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白其先人

事。白或作目。載之天下。耳目。微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濟逢父子。自吾人

發春秋美君子樂道人之善。夫苟能樂道人之善。則天下皆去惡爲善。善人得其所。其功實大。足下與濟

父子。俱宜牽聯得書。足下勉逢。令終始其躬。而足下年尙彊。嗣德有繼。將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而已也。

愈旣承命。又執筆以竢。愈再拜。

愈旣承命。又執筆以竢。愈再拜。

